

史臣曰表正則影直朝廷一遵王法而動無非禮則風行草
偃化自流矣今之法則朝令而夕變或不正大本而規規於
末治冠服之制度布縷之麤細豈救世之急務乎曩也以憲
長而不能振肅朝綱顧屑屑焉細務之是急此法之所以不
行也豈徒習俗之弊哉

上曰自上不能躬行率下故人不觀感也人心漸不如古公然
犯法而無所畏忌法司所當糾察也知經筵事洪暹曰婚姻之
家女客之出入奢僭成風不可勝禁內族之人非淑儀淑媛而
出入之際別監導引於轎前者有之名分因此而紊矣自上
躬先儉德而責諸椒親曰以爾輩之故累予清明之治矣雖公
主翁主之家一切禁抑奢華則自無驕僭之弊習矣

史臣曰洪暹此言必有所指而不敢的斥者豈非有所難言
者乎密勿經筵咫尺天顏尚懷畏難之心他又何說哉今
之驕僭之習已成痼疾庶人衣服僭擬於士大夫士大夫之
孽妾乘轎於白日豈但洪暹之所言而已哉

領經筵事尚震曰客使東天富所言多涉悖慢一國之人孰不痛憤然犯而不較不報無道可也彼既來告賊變且斬賊馘來獻以此為名而加給五船則可以釋躁憤之心也遣使臣往見防備而加給亦可也

史臣曰交隣之道在於得中時議之以為薄待者決非謀遠之策也但我國財力已竭而彼之要索無已今因恐動之言遽復久廢之歲船則他日之未將何以塞之哉尚震之啓亦非淺慮而其曰略給五船以釋躁憤之心不亦迂乎

○黃海監司奇大恒拜辭

上引見于思政殿傳曰賑恤防備

學校農桑用力措置○上御夕講○命指兼兵曹判書李浚慶傳曰近者卿再度呈辭予意以為偶然如是而朝聞大臣之言左袒尚震於經席啓之知卿欲適之事予意缺然掌兵重任不可進退而况卿知邊事合於此任則尤不可循例求退卿若有病調理而行勿懷更辭之計以副予委任之意

丙子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日學校之事自

上每加崇

獎儒生宜感發興起而迨無成效者館學長官不勤教誨故諸生亦不樂赴於學也臣少時見之老先生二三人常留於館學而教誨之擇人久任而後可責其效也大司成久於其任而超陞同知者前亦有之自博士至學諭除兼官外恒存正錄者十人豈無可任師儒者乎擇其人分差於四學而自其學遷轉則亦以為已任而專力矣典籍亦擇之而久任可也大抵讀書然後能知職分之事凡庭試製述徒啓學者僥倖之心而已

史臣曰尹旣以學校為急務不可謂不知本而其所言則未也學者當先養氣節當今士氣偷惰委靡而安於卑污故朋友之講劇者利祿而已父師之教誨者口讀而已朝廷之待學者以法駁迫之此士氣之日摧而無興起激昂之心也尹旣不反覆力言君師之責以培養士氣為急先之務徒欲久任師長末矣

知經筵事鄭士雋曰今之館官率多老病安有教誨之事乎四學之事尤可寒心前者亦有幼學之圓點而以金安老創之故

議而未定也大司成以下巡徃四學講書製述勸獎事方欲議之而未定也

史臣曰生負之圓點亦表世之事况幼學之圓點乎興學校之本固不在此也盍言其本矣乎

尹既又曰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庭窳落烏鵲聚噪極為傷心圓點非教誨之本而只長遊惰之習大司成以下巡徃四學亦虛文也若擇合於師儒者而又任則自有成效上曰學校之弊所啓當矣今之士習怠惰已成此予之鼓舞振作之道不誠也後所啓立法可也○永川郡守沈義儉同福縣監鄭彥懿竹山縣監申誠珍島郡守李頤壽呂島權管金璫拜辭上引見于思政殿教戒而遣之○上御夕講○日暈兩珥重珥又有冠色皆內青外赤夜長方東方巽方南方如火氣

丁丑 上御朝講掌令李希儉啓學校頽廢之意 上曰學校

事昨日經席右相尹既言之矣禮曹同議擇有經術者以為師儒而勤教誨可也領經筵事尹元衡曰人物有限難以擇差請

與禮曹同議擇師儒正言黃琳曰赴京之行請勿為公買元衡曰
雖不公買不能防奸 上曰立法妨奸可也

史臣曰學校風化之本固不可忽也而大臣臺諫既陳於前
席矣不必重複敷奏而已希儉之啓亦曰學校而已元衡之
啓又曰學校而已君心操舍吾道盛衰朝廷得失生民休戚
豈無可言之一事而必以學校為言者豈非以此為經席塞
責之事哉

黃琳曰近來赴京通事猥濫而貶辱國家故嚴立法禁顯殺者
治罪矣臣聞之雖擇遣書狀御史而通事輩交通義刑遼東人
潛齎禁物或先或後故書狀官無以搜檢江上御史亦不得
殺矣且通事非徒自謀其利族親及士大夫求請之物亦不得
已持去若無公買則何自而猥濫乎如藥材書冊則雖貿易不
妨事體紗羅綾段雖切於國用而鄉織亦可用之雖不似唐物
之華麗何害焉卜馱轉輸之際唐人怨咨至殺辱國之言一切
勿為公買則可無一路之弊矣自 上躬先儉約而皆用鄉織

則下人自不得用唐物矣不正其本而欲防奸得乎元衡曰黃琳之啓當矣不為公買則可無弊矣

史臣曰元衡之言則似矣其家私買每於朝京之行據授通事等倍徵於本價其黷貨無厭固有紀極而入啓乎君前所言如是吁可痛哉

史臣曰欲擇師儒則元衡啓以人物有限欲除公買則元衡啓以不能防奸元衡之擅弄朝廷於此可知一代之人材足以供一代之用不患其不足先王培養之人材既盡於已卯之禍網打於乙巳之變稍有自異於人亦不免於指目之中是元衡之所戕害也雖欲用之士不為用也近來諸官權貴之家爭買華物祇特為服飾之用亦以牟利有同商賈而元衡為最憑籍舌官圖買物貨分毫計徵舌官不勝其苦言官之欲除公買其意有在而元衡反以為無益是元衡直恐其牟利之路閉而不得遂其貪欲之心也

○傳曰昨朝經筵兩司以慈壽宮修理不當事皆啓之而見此

慈壽官手本則西廊盡頰人不容接云繕工監官負看審後速
定軍人木石則內需司已備矣學校事依啓舉行師儒改揀擇
可也○上御晝講夜對○夜月暈

戊寅 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濫刑之罪其律甚重良以係
關人命於法不可貫也近者在外之官或不體 聖上好生之
德濫用刑罰者有之使無辜之人含冤而斃以至傷天地之和
召水旱之災良可悶惻宣川郡守李昕以其官婢定差備於過
客其母為其夫換定以他官婢李昕怒其不從其令濫用刑
杖極其殘酷官婢則其日死其夫則翌日死厥母僅存遠近之
人皆不忍聞凡非命而死者有檢屍之法請李昕先罷其職下
諭于本道監司令其都事依法檢屍推閱以正濫刑之罪答曰
如啓

史臣曰生民之命係於守令而守令貪殘未有甚於此時也
誅求割剝日以日甚而刻期懲責急於星火故或舉室而流
離或自決於一死孤兒之踰冤寡婦之痛哭怨結騰天感傷

和氣水旱荐臻邦本日瘁豈獨濫刑之一事哉

○傳于政院曰死不可復生絕不可復續故國家之用刑雖重罪之人必三覆然後處決此乃重人命而慎獄事也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恒懷恤民之念而澤不及於蒼生常竊自嘆近來為親民之官者慈詳者鮮少虐民者寔多只將私憤濫害赤子順天府使梁允英濫刑於前宣川郡守李昕濫杖於後數月之間相繼而聞一夫之枉死足以傷天地之和名水旱之災於為民父母之心誠用惻然其令八道監司詳悉訪問如有濫刑官吏從速先檢辦覈虛的囚推啓聞依法治罪以重人命以慎用刑之意下諭可也

史臣曰剝害民生守令之罪而守令之不擇者朝廷之失也今之用人以賄不以吉也既以納賄而為之則充滿無涯之欲有如商賈之徵債無有紀極此民之所以日就凋瘵者也視民如傷之宸念如此其至而朝廷不慎擇親民之官上澤何自而下流乎

○日暈兩珥

已卯 上幸慕華館迎勅 上還宮拜受 帝勅于勤政殿仍

受百官賀 中朝以我國捕倭寇刷還唐人褒獎下勅欽賜銀兩

存之銀子略頒將士賞通源歲

而奔走何 睦守欽賜之物乎罪不在於世協責當加於通源

今此偷竊之事雖委諸館夫安知一行之人 慣知通源之不

克察治而為之乎噫通源之是行也違禁之物則已現捉而

反匿之欽賜之物則當堅守而坐失之以專對之臣而尚如

此則奚足責乎通事也

○左議政尚震 右議政尹溉 領中樞府事 尹元衡 禮曹判書洪

暹議冊封後別試事禮曹考 先王朝日記則不得憑據故臣

等以為無前例不須為之 然庚辰年申錦等 中廟朝禮

封別試例也云此必有所聞而言也依 上教式年退行為當

聖節使兼行四事果為未便 誥命奏請退定於冬至使 上教

曹判書 啓曰冊

允當傳曰知道

庚辰領議政沈連源議不當為別舉事前已議啓無容更議然

必欲為之則明年天使往還後一為我國一為中朝恩命封世

奏請則冊封開科取人何如詰命則於冬至使奏請事 上教

允當居館儒生內中生員進士者謂之上舍自四學取才陞補

者謂之寄齋此古之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

入大學之道意也在百盛時其規模節目之詳既如此之備而

為儒者無不向學自學校之政廢弛為師長者不以教誨為意

為學生者亦不以受業為心凡居寄齋者率皆外方庸流苟容

糊口窺占他歧謂托於下齋或圖徒費公廩何能歲修儲養以

收後日之用乎宜令禮曹申明舊制詳具節目誘掖勸獎勤諄

教訓使儒生樂業文風復振賢士輩出以臻學校之盛不勝幸

甚

史臣曰鼓舞振作之本在於人君而輔迪君上扶植斯文之

責不在於冢宰乎連源身居表則之地而不能變偷惰之士

習不能興廢弛之學政平居默默視若楚越及其
上教詢
咨則其所敷奏不過他人已陳之常談而已此可以作人乎
史臣曰士習不美委靡偷惰此固為士者之罪也如有一君
子特立於朝廷上以贊吾君樂善之德下以振多士感發之心
則自然興起而文風盛矣不然而徒欲申明節目之詳其何
以救頹靡之士習而興已廢之學校哉其曰賢士輩出文風
復振者不幾於誣乎

傳曰從領相議寄齋事於大臣領府事不為收議處商確同議
事言于禮曹誥命奏請退定於冬至使可也○黑雲一道如練
布自東方至坤方良久乃滅日南有珥白雲一道如氣自艮方
至坤方布天漸移異方暫時而滅

辛巳 上御朝夕講○大司憲洪曇等上劄曰人臣之患莫大
於獨任人主之害莫重於偏聽獨任則雖志於利國而不能免
踐見之失偏聽則雖望其成效而不能無僨事之弊故古之聖
人有大作為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至于卜筮稽其從逆然後

處之者誠以一人之智不足以盡天下之利病而唯合於衆人
之情者可以保長久之計也近者朝著之間閭巷之中時有察
語者以為朝廷欲通日本舊路將自馬島始臣等以為 聖
智高明洞見利害必無是事也昨日 下教政院令有司亟庀
通使馬島之具臣等聞之不勝驚愕講 先王久廢之舉開海
外交聘之路一國之事莫大於此而自 上不曾一詢羣下遽欲
行之豈徒臣等之驚愕有耳者莫不驚愕也偏聽一二之言馬
通信之事大臣皆曰可而不詢羣下之情雖實有成效猶為不可况必無
少利而只啓後日之害乎帝王之待夷狄不拒其來不追其往
羈縻不絕其慮遠矣自漢武以來迄于趙宋或賫詔招諭或發
使修聘鑿開天地之限隔萌稔狗盜之覬覦平至於縉亂塗地
者考諸史可見惟漢之光武超然獨見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後
世蒙其利而不見其害此實帝王之龜鑑也倭奴之貪毒甲于
羣蠻而詐譎倍之觀其所安唯利是急其力足以制人則朝吾
納款而夕犯我邊境矣其力不足以制人則蹴爾與之亦必搖

尾而求食矣是可以信義相接而保其無事者乎自麗季以來
通信未幾執兵而踵至者非一再矣式至于今信使之不往
蓋有年紀辭以木道之不習是乃我國之一便也彼倭之來只
為商販則其請通信亦不過因其來往以濟其利耳今者欲棄
我國之便而徇彼倭之欲不亦誤乎建議者必曰我使一往則
可以慰悅而必保無虞又曰雖使於馬島不使於日本則有何弊
乎是誠不思之甚矣臣等請條陳其不可也彼之請通信非愛其
神義也冀其有恩賜也恩賜之不可獲不如剽掠之優則其肯安
於信義而永不為邊患乎此其不可者一也且既往馬島則日本
之請又何以辭焉通信之請在於日本而不在於馬島誰之不
遣而道於不請之地則致疑於日本必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偶一為
之則雖通使於日本猶之可也倭性無厭輕怒易喜一啓而後不
繼則彼必執此而為辭惹起忿爭之釁未必不自此成也此其
不可者三也今之來使日本語多悖慢加以恐動之辭若於此
遽復以廢之舉則彼得以窺吾之淺深此其不可者四也倭奴之

舍憤於我深矣如欲思報於信使之往倨傲而待之匪咎而拍
之則其為國家之羞可勝言哉此其不可者五也彼之改辱我
實難亦其必無而海寇之梗路常見於其使之口倘有盜賊之
不幸風濤之淦沒則其軫 聖懷者為如何哉此其不可者
六也又有一焉伏聞中朝有設議者欲令我國或截殺倭寇或
宣勅日本而因寇退遂止後日倭寇復至則議者之言未必不
行欲奉 帝命則倭奴之言常咎中朝之薄待必不以 帝命
饒我之使矣欲以權辭諱之則非徒於義不可終有難掩其實
者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議者以為馬島米船之期當復其舊
而囑於無辭欲因其築城捍禦之言而遣使巡視托以功勞而
賞其為計不亦踈乎馬島之城雖千維百重何與於我而乃欲
假此而賞之其不為奸譎之笑侮者幾希矣臣等伏見此舉不
過於欲偷數歲之安而國家大計則置之度外姑息於目前之
計而異日之患則付諸無何徒作無益之事以啟難繼之端上
以累 聖上好問之德下以貽後世無窮之害是可謂謀國之

臧乎大抵近日之弊常在於自是紛更之漸屢起於廟謨喜事之
繼已見於邊徼前日仍巨島之事亦其一也事後成敗雖未可逆
料而機關所係不可不致其謹也請以臣等之言下于廷臣俾陳
得失則長慮遠筭必有倍蓰於臣等者矣伏願 聖明垂察焉
史臣曰觀此六不可其深遠之慮曲盡詳密矣使大臣先此
之慮而廟筭一定則足以振肅朝廷而成聲遠播島夷惴服
稽顙矣何有如此慢侮恐動之事乎逢彼之怒又遣使臣則
適足示我之刼弱而招外夷之輕肆矣嗚呼小醜懷忿而廷
臣之議紛紛莫定可不痛恨哉

○日微暈

壬午春憲府劄子曰觀此劄辭各陳所見論可否是非似當然
予非偏聽獨任也自古議大事則與大臣為之大臣亦豈無所
見而然乎自 祖宗朝待倭甚厚必有其意通信雖曰久廢馬
島則非如日本之遠遣使通好慰安其心無妨以此為貽後世
無窮之害予未料也然劄論如此命廷臣三品以上議之○

上御晝夕講○傳曰東西班三品以上王堂專數命牌事已言之而更料則許多宰相紛集闕庭則非徒駭於見聞殊無密議之意各家限三日商議各陳所懷封啓事指各司郎廳言之○諫院啓曰近來凶饑若臻災異疊興外之邊境有寇盜之憂內之倉庫有罄竭之患郡國驛騷民生困弊凡在臣工之列皆有憂國之念况勲臣之與國同休戚者乎自 上以久廢仲朔宴為未安命於二月供饋功臣于闕庭其厚待勲盟之臣至矣但賜以酒食將以幣物所以接歡也時有大災國有巨憂功臣等亦以為未安請即命停答曰功臣供饋恭始於今日自 祖宗朝設仲朔宴之制其意非偶然而近來久廢不為厚待功臣之意安在况供饋非如親宴之例不可每廢故為之也不久

史臣曰白虹貫日太白晝見有石自鳴川流自斷可驚可愕之災不可勝言加以水旱荐臻飢饉太甚國無數年之畜民絕一日之資生齒凋瘵十室九空遑遑汲汲以圖治理之不暇而貴飾太平供饋功臣式宴以教豈畏天恤民之意乎

○領議政沈連源以老病再辭

史臣曰沈連源之辭退豈非出於肺肝哉盛滿已極夫復何求然而十年居相玩揭歲月曾無建白以補衮職當此恠變之疊出島夷之反側不欲竭力於國事而遽為退便之計是可謂同休戚乎

批荅曰惟卿聲色不動魏公之重望斯存謹厚自持博達之小心有在豈意微懇之請告至此再辭之益堅血氣向衰雖或求退之甚力老成尚有實是倚重之赫輕矧今飢饉之荐臻又有師旅之繼起一身係天下方賴裝度之元臣五日至中書才煩彥博之老病縱然固居乎寵利其奈不念夫邦家公無果然蒼生之屬望已極國將何以小子之仰成益深姑惟順養而善調庶或弘濟而無替○日南有珥

癸未

上御朝講持平柳承善曰

祖宗朝厚待倭人今則待

之甚薄商物之買不從所欲而其怒已極邊釁已開陷於狡詐之術輕通信使則徒示弱而已通信馬島而日本亦請則何以

為辭乎考見禮曹謄錄李亨元奉使至馬島以其待之倨傲廢損國威憾憤成疾臨死而言曰通信島夷無一好事權宙亦以責諭島主事成朝末至馬島島主欲拘留權宙而權宙善應變以免平時尚如此况今有釁之時子且大臣以客使在館密議矣此朝廷大事使羣下皆知之可也而至於侍從臺諫亦不知其弊豈曰小哉正言朴應男曰隣國常時則交通可矣今則不能制其人而聽其人之言欲通信使是送與不送係於其人而不在於我無乃不可乎

史臣曰馬島通信之事舉國莫不非之而諫院寂無一言應男之進奏於經席亦不力陳其不可未知諫院附會大臣之意而然乎應男亦牽制一院之議而難於進言乎皆失之矣領經筵事尹溉曰馬島通信之議非始於去年已曾有之祖宗朝待倭甚厚賜歲遣船五十隻歲賜米五百斛自庚午年叛亂之後中廟朝李友曾為金山浦僉使時三浦倭作亂拒絕而不通壬申年從日本國王之請許其往來而歲半歲船歲米只給三十隻其後地梁之

變還奪五隻其怨在此而已 祖宗朝島主死則遣官賜祭島

主立則遣官致慰有罪則遣官責諭拘留權宙之事未知以何

事而然也今者只聽其言而還復五隻涉於無名須遣官審其

守海形止然後給歲船以釋其怨則在我不為無名矣且密議

非不欲使朝廷知之也客使在館而議論不一故欲使彼不聞而

然也

史臣曰今之密啓之事非矣 雖曰客使在館不可傳播而二三

大臣自是所見秘密封啓至使侍從臺諫不知其何事此

果光明正大之所為乎宋臣李沆曰人臣有密啓者皆非正

也以此言之其可諱得體乎

○金溝縣令李增華拜辭 上引見于思政殿教戒而遣之○

上御晝講○以成世章為漢城府左尹韓崱是事糗糊是非不分為同知中

樞府事

甲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元衡曰歲遣船或云可給或云

不可給臣等寧見欺於彼而遣官審視然後給之不為無名矣

去年作賊於湖南者皆為我國言語定是對馬向導而來也今者日本使臣又發恐動之言狡詐著矣然帝王之待外夷不責以禮讓豈可激其怒乎遣官給歲船則彼以遣官為恩命矣史臣曰馬島以歲船歲米為分內之物而惟怨於減奪雖盡五十隻而與之不過以為復得舊物而已元衡之以遣官為恩命者小已踈乎大抵人情不相遠湖南邊境被害於倭寇漂流倭賊見鐵於邊將彼之不忘我猶我之不忘彼也使彼生疑於探其虛實則意外之變烏可保其必無乎

同知經筵事洪暹曰三公領府事處小臣親往議之沈連源尚震尹既大槩意同但震之慮恐有意外之變也 祖宗朝盡給五十隻者非有勲勞也羈縻不絕爾挾憾之人在近作耗則吾民不得安故欲遣官見其事然後給歲船也 上曰事關倭人非密議則漏通故密議也馬島通信以廢故議論不一欲廣議以知羣情也 祖宗朝亦通信故欲試遣使耳大司諫朴民獻曰財力匱竭戶口減縮為一空虛之國此國之大憂也朝廷大憂在

於紀綱不立公道不行比如傷元氣之人百病俱出非針刺不能救此非小故也見今之人父兄之所教詔者循默不言雖在言論之地者亦皆以言為諱此當今之大弊也人君致治之務在於通言路言路通則紀綱立矣自 上求治甚切而不見治效臣恐開廣言路有未盡也

史臣曰孟子言訑訑之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苟不開心見誠包容狂直則孰肯盡言於雷霆之下哉一怒曹植之疏而草野之危言者相戒屢拒諫諍之論而朝廷之有懷者隱默此言路之日塞而紀綱之不立也

上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生之困莫如此時紀綱日以板蕩良用軫慮○上御畫講○日微暈

二月乙酉朔

丙戌 上親傳文宣王釋奠祭香祝○日微暈兩珥背

丁亥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

戊子禮曹啓曰日本使臣等語宣慰使曰以留俺等於客館幾

至六朔尚不見回荅書契是輕我國也請速受書契云故促成書契令本曹郎廳陪進欲傳則反發怒曰不待下直送付書契馬島歲遣船熙久圖書亦不如願書契決不可受今須改製書契以俺等不敢持商物之價以歸之語錄于書契中則當持空書契而去曹郎廳多般開諭終不肯受姑置客館而采昨日宣慰使任輔臣欲行晝奉盃之禮語之曰書契內有我殿下姓諱又印我殿下圖書而留置廳堂臣子何敢坐床行禮乎因此曉諭不可不受之意至於七八度略不動念曰奉盃之禮雖廢何妨云彼輩內懷無厭刀磴要索至於此極本曹當更遣郎廳反覆開諭故敢啓傳曰客使未滿其欲而如此禮曹更遣郎廳溫辭開諭使之受書契可也○日暈已丑日微暈

庚寅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祭香祝○禮曹啓曰日本國主使臣回荅書契牢拒不受置諸空廳事甚駭訝故昨日略書不可不受之意遣郎廳開諭猶不解惑不但如此任輔臣亦以不受書契為不敬開諭切迫其所荅語多奸巧使御押書契

留諸空館安有如此可駭之事乎彼雖終不受去不可加商物改
國書以示怯弱之形未知何以處之傳曰客使之言至為駭恠然
更以溫辭開諭使不生怒受書契而去可也客使亦當送呈單子
云見此後禮曹與大臣領府事同議開諭之○傳于政院曰今觀
淨業院田地打量公事則院田縮數世健官官也皆以侵奪民田臺諫啓論
奪民田事虛矣此必百姓侵占依前打量成冊上送前干禾利淨
業院已落種令院推尋

史臣曰帝王寧損公家不與小民爭利也世健以無恥一宦者
侵脅小民憑公作弊已累帝王之治而淨業院之有田無田何
關於國家乎前日諫官之論啓者紓民怨也今日以百姓為侵
占者直世健也一以啓闈豎橫恣之弊一以貽小民怨苦之害偏係
之累可見於此矣

辛卯 上御朝講

壬辰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巽方至坤方布天暫時而滅又白雲一道如氣
自乾方至艮方布天暫時而滅流星出天厨星下八六甲星狀如拳

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癸巳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曰帝王之禦夷貴乎得體不可專用其武以失懷綏之道亦不可示之以弱受其慢侮之辱一時之議雖曰紛紛莫適所從執此而求之則禦夷之道不外乎此矣惟我國家誕隣於日本自祖宗以來世修交聘之禮至於對馬之州舊屬雞林一島之衆世受我國卯育之恩故固嘗通信使於日本矣遣敬差官於對馬島矣然當此之時我國兵力堂堂蓄積陳陳威聲遠駕於日域操縱在我之掌中若馬島有罪則亦嘗興師而問罪故其遣使臣也一以固慕我之心一以許納款之誠此祖宗之長筭出於尋常萬萬者也頃年以來和好有替釁孽忽萌彼乘我邊城無備屠我生靈殺我將臣此開國以來所無之大辱也既不能聲罪致討而猶尋舊好使一國蒙恥而莫雪其為痛憤何可勝言廷議以為和好不可不篤將循祖宗朝舊例遣敬差官于對馬島其言非不是也但臣等之意制彼之權在我則遣使足以示恩於彼制彼之權不在我則遣

使亦必貽辱於我今者日本使臣賈持貨物而來要索厚價又
為對馬島請加歲遣船多致不遜之語數我國接待之失至於
十條乃使御押書契置於廳事而不受其輕我國為如何哉孟
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臣等以為對馬島遣使之議是乃
取侮之道也何者黠虜若無所挾何敢慢侮若是哉彼謂不知
往年達梁之變者詐也彼必有挾而侮我今若又聞遣使對馬
島之言彼將藉口比之大明之遣使其侮益甚矣古之善為
間者猶能刺取其國之事黠虜之奸巧安知其計不出於此乎
而况我國之人唯利是嗜受彼之賂而透漏我事情者在前非
一今之收議廷臣雖曰秘密安知不透於彼乎避影而走日莫
如不走諱聞而密議莫如不議臣等以為方受侮於彼虜而又
議遣使於馬島非計之得也臣等俱以庸劣徒竊祿位既不能
刷國之恥祇增憤激而又恐虧損國體敢陳瞽言伏願殿下
亟寢其議御筆書於劄尾曰觀此劄論馬島遣官之事予意盡
諭於經席之上而羣議亦時未定矣當徐量處之○日微暈兩

坤

甲午以金鎧

量度偏執

為清洪道觀察使慎希復為工曹參議金彥

琚

為人輕食妻

為承文院判校陳寔為議政府檢詳金汝乎為弘文

館副校理尹先智為慶尚左道水使金世澣為京畿水使

乙未日暈兩珥白虹如半環狀抱在暈上夜流星出鉤陳星下

入乾方大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丙申領議政沈連源啓

辭狀

曰臣抱病患病再次具狀懇乞休退輒

蒙宣諭不許允俞扶病拜伏聞命固措在告調理已淹兩月而病

根深固元氣益耗伏枕呻吟痊復無期舊病猶在新疾添發心

證兼攻驚悸不定憂愁思慮睡卧未寧頃於迎勅大禮不得隨

班又於闕庭會議亦未參列在家兢惶病痛覺增恭徒臣心未

安實乃係關國體已應黜免猶荷優容曠職之罪在所難逃况

臣方在疾病之中猥承都監冊封之命何能趨事供職以成大

禮乎旬月之間未得出仕則及期重事慮致稽緩不勝惶恐乞回

成命以授他人竊念臣本以愚陋之質謬蒙撥擢之恩濫陞台

鼎之任已至十年之久

無有建白苟順時議

燮贊闕如輔導罔功尚且遲

回顧戀猶不知止貪冒之譏無計可免臣雖駑劣豈不知愧福

過災生天理必然盛滿不退古人所戒疾病之作實由於此悠

悠迷復恬不動念將來之患難保必無披瀝肝膽仰瀆宸嚴

伏望 聖鑑特許辭退優游閑曠之地順養疾病之軀則臣於

未死之年即荷更生之恩

頗有不廉之聲然則是果於素相位者乎

臣無任懇切之

至批荅曰於周有召公未退於既老之後于宋得司馬乃相於

已病之時肩輿之朝古有之就第之問斯可矣雖都監之有命

通議何待於坐司况大禮之不參班無與於盡職微懇特過

身之厄強力非致仕之年既與之堅帶礪之盟又重以同休戚

之義何未終太甲之老德而不止阿衡之告歸履盛雖古人所

規不過以身為得求舊亦前修攸訓其如公國焉何勉加攝身

之功益效醫國之術

何能醫國通以病國

毋煩累讓永肩一心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尹鑄所製

○禮曹落曰客使不受回荅書契故前日承傳

及議諸三公及領府事皆以為書契不可改商物價不可加更

無可為之事又不可數數開諭云昨夕送單子于宣慰使使傳
于本曹以此今日將大臣等議然以臣等之意略成單子遣郎
廳開諭備至客使猶不解感所答如此故客使單子及往復之
辭並書啓傳曰反覆開諭使受書契東萊府使薄待之事行移

監司推考 催促分揀是非然後處之禮曹遺客使書曰東萊守

守今之狀 日事即啓我殿下行移本道監司并與沿路各官守令等所

失推問回 雖已過數月而慶尚四面道路遼遠觀察使不在一

處巡行列邑 雖令推問文移性復待其歸一然後啓達朝廷於

足下時未開 罪緣由耳且以聞可答國書留置客廳不

肯拜受中 較商貨多寡以致一國憤恨如足下者乎客使答辭

有曰慶道 雖曰遼遠吾等往來無不知之也商物固非下人相質

未及回啓云 則是以我為童稚而欺之也商物固非下人相質

舊事則不可 從王所為我國王之命有曰朝鮮商物之其何

取受去手書 天議必不從領受空書契而又不聽

再等一言無可 奈何必持書笑而歸願受空書契

史臣曰肉食老能使紀綱振肅國勢尊重則隣國使臣之慢

侮豈至於此哉前歲湖南之變邊將見害赤子塗地使隣國

得以窺覘其虛實故使臣之來聘辯肆驕至使我國之答書

留置空廳而發其受空書契以歸之言誰執之咎肉食之鄙

也

○辰時日暈兩珥戴暈上有氣自東向西須臾成半暈狀色白
輻時而滅巳時日暈有左珥白虹如半環抱在暈上良久乃滅
此北方白雲一道如練布長可三丈許漸移艮方而滅月暈
丁酉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等上劄曰伏以國家設殿最之法
所以辨賢愚而嚴黜陟也最而陟之殿而黜之之間又有中焉
用示其罰其法可謂密矣考之大典勿授右職云至於四館七
品以下官則其都目勿遷轉云考之大典註解則居中者不得
遷則在其下者越次而陞以此用罰而已非時遷轉則不在此
限云試以臣等之愚見論之所謂勿授右職者通察上察下而
言也蓋堂下官皆用朔數盡包括於五考二考二考之中則區察
上察下而言之可乎假如佐郎居中而為正郎正字居中而為著
作乎且四館之官遷轉之路一年只有兩都目假如十二月都
目一奉教居中則二奉教陞為六品而一奉教則當陞於六月
都目矣六月之前他無遷轉之路而若有別遷則出於特恩故

不計其中而陞之也然則法行於都目而恩施於別遷固不相
妨矣註解所謂非時遷轉者即指別遷也此外更無非時遷轉
之路矣以此見之其曰勿授右職其曰其都目勿遷轉之語其
所指雖似不同其意則同固不可二之也頃者有一大臣指李
強執已見以謂四館之官雖居中只可勿陞於都目而已其他
轉動則可以陞之大壞示罰之規凡在見聞孰不駭愕故大典
註解別為立條者欲其復大典之法而行之也今者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崔顥去冬居中則藝文館之不薦為檢閱固不違於
註解用罰之意而况崔顥以權知副正字陞授檢閱之右職則
又不可例之於別遷遷轉之類者也司諫院不察法條或謂以才
用次第或以謂不同於勿授右職之例或以謂同於非時遷轉
之例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臺官之執法改正崔顥不
亦宜乎諫院之仍在其職不亦難乎然則藝文館行首掌務官
之罷職不為曖昧乎且臣等聞之近來人情太勝公道已滅折
簡請托日以益甚至於御史之行亦有折簡之事云雖出於信

聞固難指依然如此之弊若或有之亦不可不革也以御筆書于
劄尾曰觀此劄辭論意當矣諫院勢難在職適之藝文館罷職之
官可叙折簡之事令法司察而痛革○以宋贊為司諫院大司諫
李鐸為掌隸院判決事金汝孚為司諫院司諫汝孚率贊成安
險多行蠱悖之事汚毀乃父風其叔父參判正國常自歎曰吾兄
弟並無繼志之子猶無後也云初金弘度擢魏科有才名天
有欲薦之者汝孚以無家行沮之反與入言推諸同僚卒成
感自是以後派言興行朝廷不靜言識多有憂色之慮贊苟充
其位奉行汝孚之志士論鄙之

史臣曰是時金汝孚與金弘度金虬等有隙私相論議久有
相傾之心矣汝孚在言地弘度等已有不自安之意而有補
外之請為蓋汝孚之黨多傾邪故也

閔時中為司諫院獻納李彥忠為弘文館副校理盧景麟金添慶
為司諫院正言朴應男為弘文館副修撰○傳曰玉堂之劄所謂
折簡之人已令法司察而推之政院又當牌指已選之御史兩界兩
南御

時未問啓可也權容尹澍盧景麟俞泓承命詣政院皆以不見請
回來簡啓之傳曰答劄之時已令法司察之但自上知之而已以此言于

法司○日暈夜月暈兩珥

戊戌憲府啓曰申儀

前靈川別也

本以狂悖之人恣行不道之事至於

圍籬遠竄所當恐懼懲艾以悔舊惡之予暇而自到配所之後

出入自恣橫行作弊民間魚蠶之利皆奪自古少或違令酷肆捶

楚至毀廬舍近處之民不堪其苦舉家移徙者甚多通川之民

獨有何罪而偏受其害乎本官

即通川

守令

郡守李幼晴

雖畏毒虐莫

敢禁制然使罪人任意出入作弊民間亦為非矣請申儀移配他

處守令推考答曰申儀略無忌憚如是為之由處絕島安置使

不得出入且國法不嚴本官守令不能禁止通川郡守先罷後推

○日色亦微暈

己亥禮曹判書洪邁辭職啓曰宗伯之官典司國禮秩和紳人

苟非踈通明智練達典故兼有才華為時屬望者不敢輕授是

任蓋以國體所係不欲虧損也臣稟質昏庸少無學問之功志

銳發身准事雕篆之技欺世盜名驟躡顯秩忝為禮官之長苟

冒不稱之譏使聖明待賢者之器為小臣榮一身之資其得

免嚴劾峻駁亦云幸矣本職所最重者議禮文交隣國而議禮則只仰人口贊禮則動必獲罪交接鄰使激怒取侮臣之罪咎非止一二請亟命適差傳曰卿資稟英敏兼有文翰宗伯重任無不稱職予之所嘉也卿宜勿辭再啓不允三啓曰臣不但以不稱禮官為辭臣之兼帶所不堪者藝文提學成均同知校書館提調司譯院提調此皆兼帶中尤所不堪此等之任安得以用筋力役耳目而能之哉不稱之譏叢集一身臣雖無似何地自容請速降適命傳曰卿莊不堪禮官之長而何如是固辭兼帶之職亦皆合焉毋煩牢讓

辛丑下平安道御史金德龍單于于政院曰兵使李榮撫恤軍卒防備器械盡心措置義州牧使柳仲郢善政特異治有異效各鄉表裏一襲賜給鐵山郡守金世文价川郡守金禹瑞剛明有善政適來時陞職高山里僉使韓豪撫恤軍卒適來時東班叙用

史臣曰李榮起自武人累歷兵使守令而行李蕭然柳仲郢

才能治劇所至有聲績

壬寅以對馬島遣使之議下于賓廳

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啟
領府事尹元衡禮曹判書

洪道憲判趙彥秀
總議慶渾承召而來

仍傳曰觀此羣議其言不一侍從之意無

異毫劄武班之論則欲勿遣者頗多以予淺計量之則雖祖

宗朝絡繹通信時殊古今勢異前後將百年久廢之舉復今日

經亂之後遽行大事甚難籍近日累請之言始許五船待數年

無海賊而亦令島主刷還被擄人後可論功遣使且給五船之

後又有海寇犯邊則當還奪所給事堅約而還給何如卿等商

確議啓左議政尚震等回啓曰臣等伏覩備忘記姑許五船待

數年無海賊後論功遣使之事上教允當但當此客使不受

書契發怒之際遽施恩澤近於示弱島主亦將歸恩於日本而

無德於我國且有後日憑籍日本希望無厭之弊島主所遣第

一船今將來矣因其陳請而給之加給之後如有海寇則還奪之意

之堅約而送甚當且客使以商物之直不滿其意至於不受書

契其無禮則甚矣然異類之人不足與較而其心以從新價受

直為缺望考之前例該曹雖欲從時直以新價磨鍊而卒無從
新價受去之時今若從舊價一兩四匹之數則其價當加一百
六十餘同如此則書契亦不改矣以此數給之何如領議政沈
連源以病在家遣史官收議議曰臣於病中伏覩 上教至為
允當傳曰觀所議則上下段之言皆宜矣上段之言依議為
之但不及被擄人刷還之意禮曹自當察而為之傳曰賓廳
所議下段之言遣史官收議于領相沈連源議今以商物之價
新舊高下與客使相持致傷國體從舊價加給似為無妨○領
議政沈連源議此以下遣使
馬島事也對馬島處我國最近之地服屬有
素在 祖宗朝常遣使往還自庚午年叛亂之後不久許和彼
之來朝猶古而朝廷未嘗遣使今已五十餘年矣世之習聞既
久舉以為不可往之地而遽有遣使之議人皆難之其勢然也
但彼之服事於我已久資賴於我亦多必無違逆不順之事且
今之欲遣者非謂一往見之必知彼之情偽第欲藉此稍復舊
規以示懷柔之意未可謂無所見也然當此有釁之時輕舉久

廢之事似為違拂衆情不須強遣宜以溫辭答書副以可給之物以羈縻之姑待後日有時遣使未或不可臣在病中心思荒迷未能詳度請自 上博採羣議酌量用中何如左議政尚震議馬島遣使自 祖宗朝有之但在今日則未宜彼自得罪以來陽輸忠款陰積怨懼有日今之遣之也猝出於久廢之餘彼將一信一疑其心必二倘或禮接之際有一毫不敬便為辱命况復讎一心彼此無異年前敗倭雖自迭死諸島之中豈無切齒者乎變生呼吸誰其及救料事者咸曰島主仰國如父母迎護周備必無意外之患其言似是然以帝王之勢之威不能使刺客不混於凡人之列不幸此去有難赦之犯問罪之師不得不舉通信日本亦將自此而始則此行所係豈曰輕乎臣愚妄謂姑還給歲船若干隻一以酬馬島斬獻之勞一以從國王勤懇之請其在待夷無甚不可如此則日本之望可不孤馬島之怨可少解使彼類憾恨十消五六兩無猜疑然後更議遣使猶為未晚右議政尹溉議對馬島遣使之意臣於昨日經筵已達其槩矣臣愚

常以為王者待夷之道要在羈縻而羈縻之要貴於恩威並行使彼畏威而懷恩也馬島之於我國雖非臣屬而其為生理專賴我國我祖宗卯育之者亦云至矣島主有勞則賞有違則責至於吊死慰孤無不遣使而行之豈我堂堂大朝與此小醜為敵而然乎又豈有所畏而然乎所以必養之厚而撫之勤者祖宗之意有在焉自庚午拒絕之後雖因日本之請許復如舊而其歲賜米豆與歲遣船之數則皆減半矣當其時彼亦自知其罪息數雖減於前而以不見永絕為幸不敢致怨於我也及夫歲月既久漸有復舊之望假其偽忠以覲恩澤不得遂其欲則時出悖慢之語或為鈔竊之事此實夷虜之常情而聖王不與之較者也我中廟再絕而復許者豈非以此我臣之愚計日本雖大而與我遼絕馬島雖小而居國近境與我遼絕者待之雖或踈慢為害不至於甚大居國近境者撫之若失其心為變必至於有悔所以知其然者臣以在禮曹考見舊籍察以所聞則其國政令不一出統御無常制所謂諸島巨酋者各自為

號令不專係屬於國王故國王號令不甚大行於諸島馬島若
誠心感我之恩惟恐得罪如前之見斥或減其恩數則國王雖
有尤於我而馬島不聽其言故不敢遽加無禮於我也知馬島
之助我而不助彼者以利在事我而不在事彼故也欲遣使馬
島者實臣迂計而非今始有之者前此聞臣之言者或以為可
或以為不可而往在乙卯又有全羅之變故臣不敢以此意上
聞數年以來島主每假為忠或報賊期或斬賊首來獻自以為
能盡屏翰之力而大朝不諒我忠云云故欲乘此機遣使慰諭
兼勉屏翰之義仍是米豆之數或加給歲遣之船以副其望則
賞賜不為無名而事體亦得其宜也言者或以為雖不遣使因
國王之請給之豈為無名又豈不知感乎是則不然其狡計以
為得此非以功也以國王之請也則臣恐後日必曰前之所賜
是我國王之恩而賞功之典尚未施也以此為辭而更有所求
則將難以應之也臣寡學淺見謬當大任圖事揆畫率多乖錯
不適於用博議羣僚必有長筭遠略可合時宜者採擇而用其

中在於 聖衷領府事尹元衡議通信馬島事前日命招該曹
堂上以李浚慶之議下議于臣臣之議與浚慶議大略相同故
啓之以當遣之意今雖累議別無他辭左贊成安珰議馬島遣
使事今於命議之後始得聞其一說不可輕議倭賊之鴟張非
前世之計中原奸人淵藪于彼教以中國奇謀治兵造船千百
為鯨由西島出入中原非馬島之所可主張而馬島畏其相攻
則城鎮之修不見可知而為我之情見亦難知今因使臣之言
遣使行賞則彼必謂其言之易行通信等事頻年苦請則其間
商物難支而馬島後實有功則更無可賞之物待其有功而後
更議何如右贊成李浚慶議頃者臣伏見天富東堂陳列之辭
竊料倭奴將執此為辭欲構釁端如此則在我雖有泰山之固
而三面應敵之際疲於奔命兵連禍結其害無有已時故欲許
歲船之五以紓一時之急而前既牢拒許之無名姑因遣使之
還許其守禦之勞假以為辭還給其船則庶於事體得宜操縱
在我慰彼十年怨毒之懷賭我百萬生靈之命敢陳狂瞽之說

今聞物議囂然以為不宜遣使示弱其言亦不甚遠理臣不敢強執前見自以為是判中樞府事鄭士龍議彼島詐譎倡亂亦非一再國家羈縻懷綏恩賜之費無有紀極而猶不知滿欲復裁減歲米船額之數逐年控訴又假本國通聘書契必得請乃已其情偽誠未可知議者以為通信本國固不可議欲遣使島主探審誠詐又欲用是為辭給與所裁恩賜此雖出於慰悅弭患之計其於修舊撫寧之義亦似近之但臣曾叨禮官查考謄錄在 成廟末年權宙以啟差官使于本島島主稱病不迎朝命使臣累日留浦固要受命竟不肯出我使不得已許其子代行而拜跪多不如意使之強行僅得宣命然其辱損國體亦多矣其時歲屬屢豐兵力雄強足以彈懾小醜而彼猶偃然虜禮如右况今二邊仍歲受兵民困儲竭彼島知我虛實甚矣今雖遣使島主不謹受命未必不甚於舊年就令使臣往來無礙獲伸國威日本國王或因此特遣聘使硬執通信則我國於彼先小後大一行一否其於報答恐難為辭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

明胤知敦寧府事李愛麟吏曹參判元繼儉工曹參判閔箕禮
曹參判趙彥秀左尹成世章同知中樞府事尹釜副提學尹春
年工曹參議金鎧禮曹參議元混上護軍李英賢僉知中樞府
事許伯琦直提學鄭宗榮典翰李彥憬應教姜士尚副應教權
容弘文館正字柳坤等議皆以為不可遣使

癸卯京畿水使金世澣拜辭 上戒勅而遣之

史臣曰世澣年踰七旬衰老已極至於受符驗之際顛仆者
屢其能折衝禦侮乎朝廷之用人不以其材而惟其貨可勝
痛哉

甲辰 上御朝晝講○以鄭思顯為藝文館奉教高景軫為檢
閱

乙巳 上御朝晝講

丙午 上幸昌德宮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摘奸居館儒生
命判中樞府事鄭士龍禮曹判書洪暹右贊成李浚慶為試官
上御環翠亭引儒生七人講所讀書粗略只二人鄭士龍啓曰

臨近泮宮不時講問儒生之一大幸而埋沒若此今後則令館
官擇其可講者而使之入講答曰如啓洪暹啓曰儒生殿講例
於朔望取稟頻數為之故人人不知獎勵矣答曰朔望之講當
斟酌為之

史臣曰鄭士龍洪暹之所啓甚無理矣未知何謂 上之所
以講時到之儒非徒欲試其才亦以獎勵其居泮者也 上
之所以為朔望之講者本依法典所載要以激勵其學業者也
若擇熟讀者而講之則不必遣史官錄其時到之數若以朔
望之講為頻數則其於政院取稟載諸法典之意何如也士
龍為主文暹為宗伯皆是職掌勸導儒生者也而儒生之於
訓誥亦不能通則兩人之失職於是大矣是以歸責於儒掩
過於已務為慰解君心之語反開君上好為姑息之端沮其
待士好學之心此皆士龍及暹習為詞章不識學問故所談
之言動輒得罪於斯文惜哉

○夜流星出文昌星入乾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七八尺許色白

月微暈

丁未憲府啓曰近來凶歉相仍歲以益甚加以邊境有事橫費百端國儲之竭調度之煩未有甚於今日國家之汰官減祿至如大典所載朝官職田并不給之此乃出於不得已也今者各寺居僧位田之稅因戶曹防啓而持命給之蓋戶曹慮其國儲之虛竭欲省無益之浮費其意未為不可而自上反以為非深恐掌治國事之人從此而解體也自立兩宗之後雖無崇信之事繼徒鼓氣自謂得時夤緣內需必遂所願羣情之疑惑固其所也臣等非以位稅為愛應受職田之人尚不得受而先及於逃賦避役之徒是待繼徒及重於待羣臣此豈可使聞於後世乎請亟還收題給之命答曰居僧位田予非護僧而命給自祖宗朝為先王先后陵寢守護而給之其來已久固不可更改不允○諫院啓曰內需一司弊事多端而典守之輩作弊濫觴近來尤甚有識深憂兩宗所屬水陸施食位田及居僧位田事臣等取戶曹田案考見則各有字數而內需司聽兩宗之囑

至以該曹為誤計欺罔入啓牒鞫於該曹極為汎濫請內需司
行首掌務官令攸司推考痛治近來疊年凶荒國儲不裕至於
朝士職田亦不得給居僧位田以職田一例皆已不給而獨於
居僧位田特命題給有累 聖治物情極為未便請還收成命
近來習尚不羨陵慢成風下官不教上官等級之紊體統之失
弊將難救此習日長所關非輕不可不革監司乃古之方伯其
於守令名位有截為守令者不可少有陵侮之心惟新縣監李
瓘憤其殿最之居中監司柳智善巡到其邑因其不關之事移
怒於帶率營吏將加嚴杖邑吏輩以前時所無之事齊行告爭
遂捉致營吏之妻嚴加捶楚致令監司被其脅制無言退避中
外聞之莫不駭愕請李瓘罷職以懲陵慢之習柳智善以一道
之主專黜陟之任而受制於守令反為退避之計至於稱病呈
辭大失事體請推考答曰內需司行首掌務官因舊例入啓豈
可謂聽兩宗之囑乎勿推位田事與答府同柳智善推考李瓘
罷職如啓○日微暈夜異方東方如火氣良方雷動電光坤方

火氣

戊申 上御朝講○供饋衛社功臣于闕庭賜一等樂

史臣曰時勲臣等以同盟之故並荷息眷權同骨肉而酒食相徵逐殆無虛日皆以元衡為宗主凡有作為必稟而後行之以致權侔於上而一國威福都在其手可勝痛哉明胤不足數也麒麟號稱儒士而承風順旨曲為阿附其私謂之頻情好之篤人莫敢問其間云

○京畿利川喬桐癘疫熾發監司請設醫官齎持藥物救療從之
已酉 上御晝夕講夜對○日暈兩珥夜東方巽方乾方西方如火氣

辛亥 上以京畿清溪寺奴貴石等上言下于政院曰京畿僧人築城處則役之曳木軍及造紙者軍則勿役使無民弊事言于備邊司及該曹自古僧徒非如有妻子根著之人俱以無賴乞食之輩有苦役則為散而逃將有大弊故 先朝役僧之時

稀罕而縱或有之或給度牒或給號牌令自樂赴近自乙卯倭
變長立于役非徒緇徒之寃徹天侵虐一族邦本日困漶為羣
盜誠非細故不可不慮自今以後關重防備外他餘雜役一切
免之雖或以防備役僧以無度牒號牌者役之受度牒號牌者
勿役且春役者勿使於秋秋役者勿使於春俾均赴役毋令
長苦致窮事下書于八道

史臣曰既給居僧之位田而牢拒兩司之諫又信寺奴之
訴而欲下八道之書至以御札下政院而假其作盜之言實
為護僧之地 上之所謂慮邦本者適足以蹶邦本也

政院啓曰僧徒本無根著若有苦役則飛走無定故役僧之令
一下而害先及於一族是則逃賦之僧安坐山中而平民獨受
其害以此下教自 上軫念邦本之意至矣但無度牒號牌之僧
推刷定役歲抄啓聞乃 先王金石之典也今若立法役其無
度牒者則是違法為僧者將無所禁原籍當差之法將無所施
而 先王之法毀矣雖役雖可免也事關防備則有度牒號牌

者皆可役也若羽報相接邊警多虞則名徧農賈者咸為輟業
荷戈僧徒度牒之有無恐不可辨矣姑勿下書此意言于該曹
商確為公事何如傳曰隨後發落

壬子領議政沈連源以老病三辭不允○傳于政院曰

答昨日政院之啓

昨觀啓辭商量則常時無度牒僧人定役事非為倭變防備
而舉論例行之事也以倭變防備而役僧則此乃別行之事也
勿論四節長立苦役弊及一族將有大弊故使之無弊役使也
彌牌度牒僧則有數非倭變孔棘之時而平時防備則勿使可
也不必令該司為公事也以此下書後亦言于備邊司○日暈
兩珥夜月微暈

癸丑上御朝講○憲府啓曰近緣邊境有變防備多事軍多

之苦倍於平昔逃賦之民盡入空門丁戶之闕末由充定侵督

之害延及族鄰流亡殆盡邑閭空虛而緇髡之徒日增月滋自謂

得時誇張氣勢予令畏怯莫敢誰何名雖役僧而赴役者百

不一二以軍法律之則皆可置諸重典而反因奸民之訴特動

聖慮下書勿役不可廢而不役僧徒則窮殘之民偏受其苦
將何以聊生乎自 上勤恤之念偏及於僧徒而不及於吾民
其憂邦本之先瘁不亦遠乎以終身游食之僧比年歲奉公之
民則勞逸頓殊而曲加恩庇遂與不多日之役而并廢之竊恐
羣情益惑緇流益張民之避役者益多而將可不遏也請停下
書以祛羣疑答 度牒僧人當倭變孔棘之時一國之人莫不
奔走故可役也平時則不可役也不久○諫院啓曰凡上言陳
訴例多一邊之辭虛實真偽未可遽信如呀關重大利害切迫
自 上洞照之事則或有特命之時矣奸細之徒亂雜陳訴下
于該曹考閱商確然後始得其情狀清溪寺奴子等居住懸遠
而連名上言奸偽之迹泛濫之狀昭然可見而特命下書于八
道以示庇護僧徒之意凡在聽聞莫不駭怪當此邊備警急之時
齊民皆不得安業而逃賦避役之輩更希獨逸之路冒呈上
言宜下該司酌量為公事施行請還收下書之命答曰下書事
與答府同又啓從之

史臣曰內需司自作一衙門取旨於內施令於外直報六曹
移文八道如或有違守令以此而見罷京官由是而受譴唯
意自恣略無顧忌時事至此有識憂之

三月甲寅朔

乙卯日暈

丙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日暈戴左珥

丁巳

上幸健元陵及顯陵御黻袍烏屨帶祭畢御戎服

乘馬至松溪

揚州地

大晝停命作樂賜酒扈從諸臣政院啓曰御

乘馬善步諸扈從皆未能及恐不成威儀也傳曰夕則觀日勢
為之

史臣曰展謁先陵雨露之感為如何哉上脫袞冕之服

御玉色之袍服已變矣服變則心變一日之間餘哀未盡戎
服之事已為不可况衆樂交奏乎其異於哭則不歌之意甚

矣

○流星出氐星入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八九尺許色白

戊午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等上劄曰伏以臣等嘗聞之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蓋一日之內餘哀未盡故也臣等考五禮拜陵
之儀出宮時 殿下具袞龍袍陪從官以時服云行禮時 殿
下具黻袍諸享官及陪從官具淡服還宮時如來儀云夫園陵
者 先王托體之地也子孫哀慕之情不得不至情既然矣禮
隨變矣禮既變則時服淡服之制不得不爾今者不遵五禮之
舊儀特從一時之新規陪從之官皆著戎服既為不可而纓脫
黻袍遽奏歌吹歡樂之意即生哀慕之情安在揆之情禮甚為
不可 先王酌人情而制五禮軍容則戎器拜陵則時服為永
世不刊之典而垂示子孫者豈無意歟况拜陵之條不舉動樂
者亦豈闕文而然歟 先王之命停不亦宜乎若曰人主之不
可無武備則行宿齋宿固當如是若非經宿之地則自有將士
何必並與陪從之官具戎服乎至於小小迎勅之後例有賀禮
此雖出於榮朝廷之寵非有大慶輒受內外之賀創自近時遂
成永規不幾於禮煩則亂乎請令該曹更為講磨以復舊儀答

曰觀此劄辭論議當矣然陪從官之服拜陵儀內雖云時服自先朝出還宮並著戎服其來已久予意未審先王不考五禮儀而敢為如是哉今者遵前例之事豈曰特從一時之新規乎晝停奏樂於情禮雖有所未安中廟朝丙申年議于大臣依宗朝舊例用樂事有承傳故昨因舊例為之也迎勅後例有賀禮果涉禮煩然此亦循前例為之矣徒牽於五禮輕改先朝前例亦似未便然當與大臣禮曹講劄矣○日微暈兩珥夜流星出斗杓第二星入天棊星狀如鉞尾長七八尺許色赤

已未清洪道觀察使金鎧拜辭傳曰近年以來凶荒連綿亦有倭變防衛最緊加以守令侵虐百姓哀我黎民流離溝壑言念于茲痛怛于懷委任於卿卿當盡心勸農桑興學校明黜陟嚴軍政使蒼生安保障備日新以副予意○傳于政院曰十五日宣陵望祭親行諸事預備○檢詳以三公意駁曰去歲畿甸凶荒今者拜健元陵顯陵而又拜宣陵則凡百支供之弊不可勝言請姑停各曰即位以後一不拜皇祖考之陵罔極之

情常切于中為人子孫而不拜 祖宗陵寢豈安於心乎不允

○諫院啓曰來十五日拜 宣陵傳教之意出於誠孝之極不勝感

激但畿甸疊年凶荒加以去冬兩麥凍傷飢饉之甚近古所無

自 上雖教以從略無弊行幸之際諸事之備軍民之弊自爾多

端今又東作方興百事當廢之時旬日之間再有舉動畿甸凡事

不可不慮請停拜陵答曰不允累啓不允

庚申 上御朝晝講○日暈

辛酉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傳曰觀今日專經殿講則

無一人通者此皆懶慢之致殊無設立之意不通者無遺推考

○以蔡世英少時向善為戶曹參判吳謙為兵曹參判金約湖南

號稱作弊生貞四人曰三為奉常寺參奉林億齡為潭陽府使

壬戌 上受常參御朝啓○弘文館應教姜士尚等上劄曰臣

等伏見來十五日 宣陵望祭親行之教是固出於奉先思孝

之至情然近年以來凶荒荐臻畿甸尤甚民生流離救死不贖

當此之時固宜勤恤之是意而旬月之內再有舉動則調發之

煩妨農之弊不可勝言况人君之舉必以其時苟不可則所為雖善反害於事矣夫展省園陵躬奉祀事斯乃誠孝之大者苟以其時則在下之人當將順之不暇誰敢議之今大臣啓之臺諫論之者誠以重勞民而慮不時也 殿下以去秋欲行而未果今又停之為未安臣等竊念 祖宗政先愛民啓佑後人則體 祖宗如保之心以底蒸民之生是為繼志述事之道以不時而停省謁有何缺於誠孝哉 中廟朝雖有一旬之內再行拜陵之禮以其時觀之民生之困苦必不如今日之甚豈可援此而行之乎伏願上思 先王之心俯從廷臣之論如停拜陵之命以紓窮民之弊不勝幸甚以御筆書于劄尾曰拜 宣陵出於至情不可停之意答大臣臺諫之辭盡諭矣不允○以洪曇為兵曹參判吳謙為司憲府大司憲申汝棕為執義成義國金德龍為掌令柳涉為持平陳寔為議政府舍人金光軫為僉知中樞府事

癸亥命招三公領府事禮曹堂上于賓廳傳曰昆干前例在先朝

一定遵行已久則不可續續紛更而今觀玉堂劄子

拜陵時及

迎勅受賀等事未便

拜陵時乘輦陪從官時服事專以五禮論之令政院

考前例則

成廟朝甲午年雖頒五禮儀丁酉幸

光陵後御

戎服還宮必據

祖宗朝例而為之而亦必計郊外而罷齋後故

也出宮時乘輦此亦從五禮儀之意也出宮時乘輦還宮時乘

馬

中廟朝四十年間成例已久

中廟凡舉動無不慎之豈

不覽五禮儀而如是乎其時大臣禮官亦豈偶然計而無雜議

哉到今遂生新議欲變舊例而卿等無難慎之意有苟同之

弊徒諉諸五禮儀輕變

先朝已行之例似為未安且本月

健縣陵親祭後還宮時春日方長又乘馬而日暮還宮以道路

遠故也若乘輦則必致犯夜人君之行出還皆犯夜可乎此亦當

慮莫如

先朝舊例出宮時乘輦還宮時乘馬陪從官戎服定

一規行之不可輕改也晝停奏樂則果涉於餘哀未盡至為未

安然亦

祖宗朝行之

中廟朝或為或否皆出一時之命令

亦當自上斟酌為之也迎勅後賀禮雖果煩數亦是為 皇恩

之慶行之既久在下瞻戴皇恩豈計大小乎此亦當因舊為之也

史臣曰復雨露怵惕之地以思成哀慕之感一日之內未懷如何玉堂之劄大臣之啓皆欲引君於禮動無過舉兩一以為遠生新議一以為有苟同之弊嚴辭言之此下之不得盡言於上者也

○上御思政殿講試漢語文臣試吏文製述文臣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領中樞府事尹元衡禮曹判書洪漑啓曰臣等伏覩 上教至為允當然拜陵時不用五禮儀而一依 祖宗朝例永為定規則未便陵有遠近或依五禮儀或著戎服自 上臨時傳教則可矣講漢語畢 上命右相禮判

進前

皆司譯院提前

問曰漢學接待上國所關非輕今之善譯語者誰

尹漑曰講官金啓高景軫大有將來然御前通事則言語生疎不能堪當矣承文院博士李遠亦有將來今 聖節使行次以質正赴京矣 聖節奏請使到遼東則不得已分為兩行而各

有書狀質正則驛路有弊當使 聖節書狀兼質正官李遂年
少能漢語雖未去館可陞六品為書狀官而送之 上命招李

遂講漢語

以未落點不來

○持平柳涉

蠱率無識心術險惡自
知棄於時議趨附權要

得官啓曰小臣本無學術僥倖科第加以迂踈尋常職務猶恐

難堪况此風憲之任乎往在庚戌年李濯為清洪道監司以惟

新逆黨籍沒家財還給本主之時小臣為都事同忝公事被罪

暗劣之失於此極大請速命適答曰以一時之誤豈不堪此乎

勿辭

史臣曰人君用人之道試可乃已然風憲之任豈癡鄙柳涉

之所能堪哉紀綱之維持元氣之扶植在於柏府而未見鐵

面乘驄之御史何以立朝廷之紀綱而扶國家之元氣哉

甲子大司憲吳謙再辭不允

謙學識未開而居家謹慎

○京畿富平境內癘

疫熾發遣醫賈藥救療○夜月暈

乙丑 上御晝夕講○承文院啓曰奏請 聖節分作兩行

則平安一路人馬有弊故作為一行書狀質正各差出一頁而

但越江後則遼東一路殘弊車輒不足為一行則不得趁時前去不得已分作兩行到山海關照名出入各為差關然後可以度關各行不可無書狀承文院博士李遂初以質正差出非但漢語精通去官且近請陞六品監察結銜書狀差遣何如傳曰如啓○卯時日暈左珥未時兩珥冠又成重暈冠與暈色皆內黃赤外青白珥色皆白又有白氣數丈貫暈抵日重暈始消

內寅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昨者日暈至酉時有白氣數丈貫暈抵日天變非常野次行幸極為未安十五日 宣陵親祭請停寢

史臣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至於白氣抵日其為變極矣為大臣者所當請賜面對極陳恐懼修省以答天譴之不暇而顧乃各卧其家只使舍人請停宣陵親祭之行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將焉用彼相哉

荅曰昨見白氣抵日之變予意未安然拜陵則誠意罔極諸事盡滿民力多用若攝行亦為未安當晚發行祭後即當還宮仍

傳于政院曰十五日拜陵行幸平明時動駕行祭後即還宮宗
宰農軍供饋事并勿為之○清洪道清州燕歧鎮川天安平澤
地震屋宇搖動全義地震溫陽新昌地震聲如微雷屋宇搖動
慶尚道高靈開寧草溪雪下經日不消○日微暈

丁卯慶尚道鎮海地震屋宇搖動

戊辰 上幸 宣陵親祭○兵曹啓曰前日行幸時健元 陵顯

恐御馬驚動左右前後禁止雜人只令別監四五人隨行諸將士
前後相絕人君舉動非獨於觀瞻未便恐或野外有逸獸之虞
今則御馬閑習似無驚動之患依前例諸將士近侍而行何如
政院仍啓曰御馬驚動則至為未安而兵曹啓意亦當取稟傳
曰前日行幸時欲禁雜人遂致騷擾恐御馬驚逸故如是今日
則前後諸將士勿使相絕○上具戎服乘馬還到漢江濟川亭
少憇○昧爽時月犯火星

已巳諫院啓曰 先王金石之典所當遵守不可輕改一開變
更之端末流之弊至為可慮况四館去官自有定規固不可輕

易越次以啓躁進之心承文院博士李遠雖曰勤隸漢語合差
書狀官而已陞六品者不無可遣之人以李遠擢六品委係
毀法物情未便請還收陞叙之命答曰李遠事雖為毀法而啓
之如此擢陞者自前豈無乎承文院提調亦豈偶然計而啓之
乎勤隸漢語合差書狀官不可改之故不久累啓不久○日微
暈兩珥○全羅道靈光有牛產犢時後二脚先出至四日未產
不得拔出以手挾刀納于陰門割出腰上頭項耳目前兩足一
牛如常鼻末拆裂一寸許腰下二牛形體兩尾四脚分明兩脚
付間背上逆生一脚兩足

庚午 上御朝晝講○禮傳啓曰對馬島歲遣第一船今始出

來其書契內辭緣有所謂 大明副使蔣姓者咨文蔣姓龍溪

馬島其略曰為因近年以來日本各島小民假以買賣為名屢
犯中國邊境劫掠居民奉旨議行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轉
行木職親詣島國面議等因奉此帶同義士海胡節忠李御
陳柱自舊年十一月十一日來至五島由松浦博多已往豐後
大友氏會議即禁通行禁制賊良備有回文遣僧德陽首座等
進表貢物爾島禁賊當體貴國之政條情部民之橫行分投遣
人嚴加禁制不許小民私出海洋擾中不國早邊境寧靜際
不生共享和平之福史冊書海傳百世豈不快哉否則奸商

島氏扇構不已黨類益繁監獄中島窺隙竊發恐非特為中國之利也惟深體而速行之多有難解之語故招漢吏學官示之則蔣副使奉

聖旨請禁斷賊徒移文于日本國日本國王令大友殿等官會議而已議定自今以後禁抑賊倭遣僧德陽首座進貢于大明蔣副使又移咨對馬島亦令禁制賊倭其咨文內辭緣不過於此當於本曹饋餉時面問島主使送平康次然後詳奏啓達傳曰後日饋餉時詳細問啓

史臣曰島夷變詐難測而其曰大明遣蔣副使者安知不標掠唐人托為移咨以恐動我國哉若信然則堂堂天朝侵辱於海島之小醜創通天地未開之路以求和解之不暇豈不痛哉

辛未 上受常參聽朝啓○白氣一道自艮方至坤方橫布日上漸移東方而滅日暈上有背色內赤外青白

壬申上召對○日微暈○京畿仁川兩電交下大如豆

癸酉憲府啓曰前年畿甸及近京之道皆為夫收民食不敷都

下艱窘亦甚家無礪石之儲而狂為侈靡之習當此窮春糜費酒食日事宴遊者比比有之不可不嚴加禁斷老病服藥外持瓶酒者請申明一禁荅曰如啓○日微暈左珥四方霧氣蒙冒

甲戌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延恩殿○上御夜堂

○日暈

乙亥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元衡曰忠義衛為實職六品忠勲府付於司果以上之職者及忠順衛出加五品者為察訪別坐義禁府都事漢城府假郎廳儀仗府郎廳水站判官師傅等官則出為主簿別也退計三四年間憲府以忠順衛冒出加資至為猥濫不可例為察上有所啓而其時收議大臣勿用忠順衛實職者已捧承傳矣各歧之官為箇滿者皆為直長積滯者多如水之壅此法多有妨礙不可永久行之請自今令兵曹加資之出不得猥濫而如別坐察訪等官之箇滿者例為察上如舊行之似為便當傳曰遣史官收議大臣○領議政沈連源議為政之道有所窒礙則隨時變通要得其中可也許多各歧皆

出為直長仕路果狹而有積滯之弊忠順衛加資五品者許參
上而授階時令兵曹務要詳覈不使猥濫似為便當左議政尚
震右議政尹沆議略同傳曰觀此議大槩相同依議施行○下
書八道監司申明學校之規從經筵官之啓也○以鄭大年為
漢城府左尹成世章為弘文館副提學柳承善為修撰朴啓賢
為副修撰沈通源為同知中樞府事○流星出北極星入北方
天際狀如瓶尾長三尺許其光照地色赤

丙子日微暈

丁丑副提學成世章啓曰論思之地長官之任遽加臣身名器
之重由臣始輕命適臣職傳曰勿辭

史臣曰論思之地輔養君德苟非踐履篤實學問高明之人
則決不可冒處矣世章既無識趣又乏學術豈堪為玉堂之長
乎其所辭避者亦循例而已濫忝非分之職者豈獨一世章
也哉

戊寅 上受朝參御朝講掌令成義國曰臣以御史往慶尚道

見各鎮浦防備諸事皆加措置戰船亦加備矣然水軍五百人
既戍處則纔有百名其餘皆自本官未到者也稚弱亦皆立防
又有毋抱病兒而代立其役者戰具雖備以如此之軍卒何以
禦敵乎前年稍給故道無流散之人而路傍村落只有坑垣頗
柱問之於人則曰此村人物衆盛自經軍籍之後水軍陸軍無
所依據名存實無而本役之外又有他役凡干一族之役無不
侵徵故下勝其苦相繼逃散矣民生之難救至此不知何如而
可也領經筵事尹澆曰善國之言不勝惻然往年軍籍付之守
令則慮有未盡故設都監遣郎廳推刷而嚴用刑杖故官吏監
考等恟於威令造設虛名以充軍額故軍籍之後人民離散至
於毋抱其兒而立防豈有如此之事乎六年一改軍籍載在法
典外則守令兵水使監司為之內則兵曹漢城府為之其中軍
丁年未滿者待年充定則庶乎無弊矣一應徭役皆出於民
而一身當百役漸致流散成村處已為丘墟可謂十室九空
矣軍額權減之事議之於外皆曰不可然休息之間減額使

之聊賴可也小臣久懷此意故敢達

史臣曰尹溉身居百責之地而苟知兵民之弊則當建善策以救其急而義國啓之然後始出而陳之若使義國不言則尹溉其無一言而退乎

獻納閔時中曰自

上不時出自集春門幸學則儒生不為

祇迎矣焚香與常時謁聖無異而儒生不祇迎事甚苟簡上曰此但焚香而已儒生不祇迎非禮曹意也議大臣為之○上御夕講○成均館生負韓濩等上疏曰禮者根於天理之固有即乎人心之所安不可以一時之苟簡廢萬世之儀則臣

等伏聞今三月二十六日視學之時凡諸儒生道左祇迎廟外禮拜一切停罷此實該曹慮儒生紛擾之弊苟從簡便之禮豈非臣等曾於臨幸之日多有所失儀而致然歟然因陋就簡一廢其禮則抑恐此例遂成終至於不復也臣等久涵教育之澤粗知禮義之方今當大駕親臨經自入庭於情未安於禮有乖臣等不敢祇守成命而欲守區區之禮也伏願還收已降之綸音特

許仍舊之常禮

史臣曰禮官既不能導率諸生以禮苟簡甚矣使諸生俛首從命寂無一言則可謂委靡矣抗疏天門願守區區之禮其亦幸矣

答曰觀此疏辭因知欲守禮義之意良用嘉焉當令該司更量處之仍傳曰儒生勿祇迎事已定矣此乃自古常行之禮而以一時騷擾之弊遽廢舊禮近於苟簡故今朝諫院啓之儒生又上疏章依舊為之斯速更議大臣定之○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禮曹計其騷擾之弊議于臣等啓稟矣物情如此依舊例為當傳曰依議施行○

以鄭得貌似醇懇心實險請雖大賔至於臨利害則雖同稍舊

友擗無不至為司憲府持平盧景麟頗有文名於儒林故雖門後登

第為承政院注書司諫院正言至是為騎曹即官然性本貪濁

靡不為之事為丘曹佐財安自裕好議論是非為承政院注

書○夜月暈○咸鏡道慶興慶源穩城鍾城牛疫熾發數月之

間多斃死

已卯 上幸成均館焚香文廟御明倫堂試儒生製述仍供饋

試官等書題以啓 上落點于箴題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

大提學鄭士龍啓曰今日親幸欲試人才而出箴雖善作者不

能展其手段也 上曰出箴可也命燭刻○禮曹判書洪暹啓

曰對馬島歲遣船還給事今日須相沈連源領府事不來而左右

相來議之何如 上曰如啓洪暹就左右相坐同議以啓曰當

答馬島曰爾等前年擒捕賊倭斬獲不多爾功不大故賞典微

矣爾等至今未滿其心故啓達于 殿下姑給五船然此後賊

倭犯境則當還奪之美爾其更勉禁戢且中原所送之文不關

我國故不達於 殿下而還送云 上曰依啓為之○試官以

入格四篇入啓進士安社居首傳曰此儒生等居館者乎若外方儒生

則使不速歸可也○上還宮時入昌慶宮問安于 大王大妃

殿○上還宮○日暈白雲一道如氣自坤方至艮方竟天良久

乃滅南方東方艮方如火氣

庚辰京畿監司李潤慶拜辭傳曰救荒處力為措置勸農事曾
已下書卿其申勅列邑○以朴啓賢為弘文館副校理黃琳為
司諫院正言○禮曹啓目止負進士文科初試覆試每隔二日
試取外方儒生羸糧遠寄不無厭苦依舊例隔一日試取○日
微暈左珥

辛巳傳曰見刑曹摘奸單子囚人幾至二百滯囚甚矣辨輕重

斯速放送典獄有傾危之處云及其未頽而修理使無壓傷刑

曹勤仕然後無滯訟之弊矣堂上郎廳推考○憲府啓曰承旨

姜昱恭惟近日失職之狀已著以色承旨連原副守億壽罷職
傳教至過十五日不捧承傳

不可在職頃為守令時為南原府使原多有鄙陋之事物情譁然決不

可汚瀆清顯之班請亟命罷職答曰罷職過重遠差可也

史臣曰姜昱之陞堂上者以吏治之能也而一任專城致家

豐饒其為鄙陋明矣以姜昱為能而啓達於君上者不亦虛

偽之甚乎大抵為士者居窮約之中以清貧自守而一自釋

躋輒急營生唾鄙於清議者豈獨姜昱也哉

○以與瑞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平安道寧邊等官白霧昏翳日光長赤似有旱徵

壬午日暈右珥白雲一道如一匹布貫暈

癸未夜西方坤方南方巽方東方如火氣

四月甲申朔禮曹啓目對馬州太守書契云云不許開薺浦舊路不許待特送船大船九隻中小船各八隻米豆只給一百石凡此三事約條甚明固不可撓改乙卯獻馘微勞可錄宗遣船曾減二十五隻內五隻還給已有成命今當復書曰足下為國屏蔽自擬藩臣而乙卯賊來未聞遮截海路挫抑逆鋒只送不多首級者免罪責我殿下不以為足下職分而忽之別施恩典足下宜感戴之不暇而自以為功言之不置所謂勞而不伐非所望於足下我殿下恢不較之量敦字小之仁復加給大船二隻中船二隻小船一隻以慰足下意望之厚足下其何以報稱儻或怠於防備海路有警則不但五船之還減將并與前所遣者而不得遣如欲保而有之盡盡捍禦之忠足下所送蔣

官人兩件文字似無關涉於我國故不敢轉啟還付來使此餘

三條不可聽許辭緣并令藝文館修答何如啟依久（上觀傳

零祀祭香祝○捕盜大將李受麟啟曰臣今觀黃海監司恒奇大

啓本獷悍大黨白晝橫突拒敵官軍射中人馬至為駭愕前者

趙安國食部善事為長湍府使柳溶有武才為牛峯縣令時賊黨自

爾寢息今者賊徒熾盛瑞興牛峯兔山新溪伊川尤甚此等邑

居民為賊所侵流離者頗多今黃州牧使李文領軍尋捕而往

來之間賊黨聞之聚散無常故雖京官下去似難尋捕且守令

等皆是書生終無設策捕獲云若於此等邑中有武才守令可

當人不計職秩差迭則賊黨自當散落矣此意臣於三公領府

事處并議以啟傳曰如啟○東方西方地震日暈慶尚道寧海

盈德地震屋宇微動清洪道林川石城舒川雷雹交雨大作大

如榛子或如大豆舒川風雨雷動境內山谷大小松木拔根

摧折江原道平海地震五度有聲如雷牆屋振搖

乙酉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傳曰成均館製述入格儒生

進士安社 今當試講四書三經中抽柱乎從自願為之乎領

等四人 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既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啓

曰四書三經中抽柱則無有講者雖從自願為之如庸學等冊

甚小若為科舉則似乎輕矣燭刻製述度數不多居首者直赴

殿試可矣 上曰非為科舉欲試講勸獎而已又啓曰依他曾

時讀例而四書一三經一從自願講之何如 上曰如啓○以

刑曹囚人單子罪囚決放未決傳于政院曰囚人多而放者小

雖分輕重而放之見放者少矣○平安道理山雨雹交下大如

榛子小如大豆兩麥輻傷江原道平海地震二度有聲如雷墻

屋振搖終日西風大吹木葉擺落

丙戌 上御朝夕講○全羅道監司權馳啓曰羅州珍島靈巖

臨陂海南咸平茂長今四月初三日風雨大作海潮漲溢堤堰

潰決鹹水浸入禾苗盡枯極為慘酷軍官金駟來告初三日以

搜討到古里浦浦邊居八十老翁扶杖強出語曰老夫居住海

邊于今八十餘載常時望氣先知海起大風近日以來海中諸島

及江邊山谷有聲非一再風水大變朝夕必生將士慎勿登舟
云同日三更風波大作板屋船戰船等因暴風盡數漂散格軍
茂同自恃善游赤腕入水迷失東西氣盡而死咸悅同日夜時
風雨大起雨雹交作大如榛子初四日夜潮水漲溢變異非常
水浸田畝頓無西成之望極為悶慮

史臣曰海溢之變慘酷非常求之事應雖不可的知其咎徵
民生溝壑之填切迫於目前此非災異之大者乎為民父母
其忍坐視而不救乎

○刑曹判書曹光遠參判宋麟壽參議南應雲無識見啓曰女

人禮正以淫女本無定夫而朴希聖希福亦不的知其先奸也
受刑四次以非本夫殺害論決矣諫院之啓雖曰淫女先奸者
本夫也云故其後加刑三十三次而不服人命至重更收議于

大臣何如禮正為神祀而招致曾奸男子傳曰禮正其死不足

肯故前已收議而刑推矣以所啓之意遣史臣議于大臣領議
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慨議禮正以淫女多邀曾奸

男夫作為神祀希聖希福並以曾好之夫同樂其會乘醉闖打因而致死其為先後夫甚難指的亦不可論以謀殺前日臣等以次律論斷之意已曾議啓而因諫院所啓更加拷訊今至三十三次發明期於取服數多加刑有乖聖朝欽恤之意自上酌量科斷何如傳曰禮正事依議以次律論斷律文雖非本夫故以次律論斷○黃海道瓮津雨雹交作大如榛子或如大豆信川雷電間作雨雹交下大如大豆康翎雨雹交下大如榛子或如大豆豐川文化殷栗海州雨雹交下大如大豆江原道平海地震一度有聲如雷○日微暈

丁亥 上銜朝講○咸鏡道咸興雷電交作北風大吹雨雹如注大如鳥卵小如榛子大豆清洪道舒川潮水泛濫入浸海邊堰畚幾至三百餘結平安道龍川昌城郭山雨雹交下大如大豆義州雷電大作雨雹交下大如榛子小如大豆境內金剛山近處有同積雪海潮溢入坪田泮洞無涯連日不退近古未聞京畿衿川雷動雨雹交下大如大豆

庚寅 上親傳 宗廟夏享大祭香祝○憲府啓曰今春行幸

頻數雖皆出於循禮莫愆而其於軍民不無貽弊之端况今親閱之期未遠而又於其間大駕親臨試射郊外舉動無名事非前規恐有乖於率由舊章垂法後來之意也初九日親臨觀射請姑停寢答曰今年觀武才幾度行之而啓之如此乎雖曰一朔之內再有舉動初九日後非欲親閱也何謂頻數乎凡舉動自上斟酌也不可傳之故不允再啓不允○諫院啓曰閱武訓兵也閱武後觀武才前亦為之軍士遞番時習陳臨時更稟事有教矣以觀武才既為行幸若又親閱則一朔之內再有舉動上番軍士亦不堪苦觀武才事亦可於慶會樓下試之請停初九日行幸答曰今年幾度觀武才而如是啓之乎慶會樓下觀武才事自上豈不知而欲於慕華館為之乎武才立射雖重馳射亦重樓下則不觀騎射騎槍故非偶然計而為之也自上斟酌為之不可停故不允再啓不允○傳于政院曰慕華館觀武才非例觀武才也既為初試而更試之事也立射雖重騎射亦

重慶會樓下非馳馬之所欲見馳馬之才故於慕華館為之也
親閱後觀武才事自上臨時為則為之不為則不為初九日為
之而更於廿日間為之則謂之頻數可也或於晦間或於來初
生間自上斟酌行之也何謂頻數乎此意政院知悉

史臣曰觀武才事非急務之大者而既已牢拒臺諫之啓又
以此教傳于政院有嚴辭固拒之意無開納不拂之義此則
雖曰訓練武備而豈不有妨於進言之路乎數月之間舉動再
三軍卒之弊亦已多矣政院居敦奏復逆之地寂無一言之及
其失不亦甚乎

○日暈戴○京畿安城雌雞化為雄全體時未盡變自兩翼下
至兩脚上稍有雌體雞冠及頸羽尾羽全化雄體當初變化時
自乙卯年兒雞孳息今年正月其冠漸高尾羽漸長至曉與雄雞
一時並鳴大槩頭冠尾羽酷似雄雞大體未盡全化全羅道錦山
雌雞解卵一雛四脚兩尻跋前躓後不得運步為母雞踏死左二
脚尖瘦右二脚如常

辛卯傳于吏批曰以元混為刑曹參判南應雲為兵曹參議鄭宗榮為刑曹參議弘文館次遷轉可也○以李冀為戶曹判書李彥憬為弘文館直提學姜士尚為典翰權容為應教睦詹為副應教李彥忠為校理李文馨朴應男為修撰柳埏為著作李俊民為司憲府持平

史臣曰俗民締結金鎮李銘等陰陷其友時人以謫目之

趙士秀為知中樞府事

壬辰 上幸慕華館觀武才出御題講試製侍臣及侍衛文臣○

上命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領中樞府事尹元衡曰文武一體頃者親幸學宮試製儒生後又令講書以鄭惟一直赴殿試矣今日武才未出身者居首則亦當直赴殿試而意有同畫者故問之則一人獨等居首云壯元及之次二三人講書而為之乎只以武才直赴乎其議啓之連源等回啓曰武科直赴殿試非儒生例不宜數數為之今則親臨郊外以持鳳為之無妨但武才卓越又無文者鮮矣若必取通講則元畫多者恐或見落使居上三四人講之雖

粗者通計元畫則宜當頃者幸學後製述入格儒生講經時
通計製述分畫及講經分數當矣而只取通者直赴物議似為
未便 上口居首者專不講則何以為之元衡啓曰武士講書
不如儒生雖粗講者通元畫用之為當○傳于政院曰白惟忠
是日分運射初以為未資窮故加資事傳教矣更問之則已
出才類居首資窮云此人可為堂上乎兩政丞領府事處遣史官議之回啟
曰通政非如嘉善重加且近間通政賞加比比有之雖加資似
無妨

史臣曰自 上下問必疑賞典之濫也以一日分運之射不
問其人之賢否遽授堂上之加可乎為大臣者所當重惜
勸礪之器而乃曰通政非如嘉善重加爵賞之輕僥倖之倦
自此設之也

傳曰啓意當矣○傳曰未出身居首李廷柏直赴殿試出身居
首白惟忠加資其下分賞有差

癸巳宣醞于政院出御題

詩律

命製進

○弘文館副提學成世章

等上劄曰伏以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詩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為人君者苟能從諫弗咈樂取
諸人則遜志之德日盛而自聖之証不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則出入之防甚嚴而學問之功得專矣今者臺諫將居僧位田
勿給事論執歷時 殿下牢拒至此臣等實未知 殿下之意
也哀我民斯終歲動動以供軍國之需而反養逃賦避役之僧徒
臣等竊痛焉近者 殿下雖可已之舉斷然行之大臣之啓臺
諫之論 殿下非徒不納每教以舉動自上斟酌為之致有數
月之內出幸郊外非一非再則軍民之勞苦縱不暇計而講靡
之念亦隨以荒矣臣等竊恐 殿下不樂納諫亦由於好學之
有所未至也大抵君德成就在於勤御經筵勤御經筵則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嘉言讜論日陳於前而 聖德自就於高明君
舉必至於厥時而無累德害治之事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
曰觀此劄論正合諫君之道予用嘉焉然居僧位田事不可從
之意近於答臺諫之辭盡之矣舉動若可已之事則豈敢拒請

停之論乎當留念焉○憲府啓曰宣傳官白惟忠恭但人物妄
悖且以未去官秩卑之人必有超卓之才方可授以重加而通

計試射分數則其不及鄭國輔內禁衛也其執射遠甚分秩論

賞故惟忠以第二為堂上賞格超越物情未便惟忠加資請亟

命改正分秩之賞本無前例乃自近年開端一時之射居首四

三李廷柏雖並計試講分數亦以第四為直赴殿試只啓希偉

之門實非激勸之方廷柏直赴請並改正答曰白惟忠加資事

親幸觀武才不可不施重賞分秩亦自前有之而前例不無賞

加不可改之不允李廷柏事文武一體前有直赴之時而非自

今日始也已議大臣定之不可改也不允後累啓不允○諫院

啓曰親試武才至於施以重賞自上勸勵之意至矣但賞至

於僭非但不足以勸勵大有防礙為患不小宣傳官白惟忠非

但分數不能超出於諸類不堪當重賞性本狂妄失亦多苟容

宣傳之列物議以為不合以矣堂上之加雖曰不知嘉善之重

既陞堂上則責任隨重不可不慮決不可遽授於狂妄之人以

輕名器請白惟忠堂上加改正答曰親幸觀武才不可不施重賞
故不允後累啓不允○日微暈

甲午 上御朝夕講○傳曰知中樞府事尹思翼累朝老臣時

年八十加資可也從尹元衡朝講所啓也○憲府啓曰黃州牧使李文誠會

縱無猷用刑苛刻剝割誅求日復日甚闔境嗷嗷人不聊生斫伐

州境松木防塞近境海澤役以民力供以官穀膏公肥已肆然無

所忌憚用心極為無狀不可一日在官請亟命罷黜以懲貪虐之人

平壤庶尹楊士俊性本鄙陋素多不謹頃為本職赴任時托以堂

參濫用債布隨身之具娼妾之裝皆取辦於此物論著發其汚蠱

士風至矣不可不懲請亟命罷職答曰李文誠楊士俊只適差罷職

不允後累啓不允

乙未 上朝視膳于 文昭殿○上召對檢討官朴應男因王

鳳務王章事啓曰人君受制於權臣而天下皆歸於權臣之手

節義之士以一箇之身欲防天下已歸之勢節義之於國家豈不

大哉歷代帝王豈不崇獎者非但培養一時之士氣亦有以扶持國

家之元氣所謂崇獎者豈徒褒賞而已哉在於上之人振作之也大抵士林之氣振作頽挫皆由於朝廷之間也自上數從臺諫之言則下皆樂於進諫而士氣自振若不從一二事則不樂於進諫而士氣頽挫以此言之朝廷之間有口者皆得樂言而士氣自然振作也

史臣曰不斥言人君而泛指朝廷其言之回互可見矣

史臣曰士之忘身批鱗難其人矣一言逆順禍福忽異苟不推心見誠和顏求諫則誰得以盡言之哉自上好士樂善不罪言者宜乎讜論之日至而未見草茅之封奏豈非從諫之誠有未至而然乎士氣之不振豈無其由乎

○上御夜對○日暈夜月暈

丙申傳曰來十六日慶會樓下有武才文臣等當觀射矣儒將十一員入於東階上臨時有所為之事京畿監司李潤慶使之並入參可也入侍宗宰依前例書啓熟馬半熟馬各十匹西池邊列立○傳曰通政以下亦親試製述矣試官則以入侍宗宰

分運為之假承旨元混尹釜差之假注書亦差出親試觀射時
臺諫入參與否考前例書啓○日暈

戊戌兩司啓曰慶會樓下親試製述亦一時特為之事其與觀射
別無差異臺諫不參觀射頗為得宜入試製述事涉苟且兩司既
已同參製述則脫有謬愆誰將論執十六日製述時臺諫請並勿
入參答曰如啓○以尹毅中為議政府檢詳俞泓為弘文館副修
撰

已亥 上御慶會樓下試文臣製述通政又觀射有武才儒將

等則命坐於東階上別令以方略之事製進

史臣曰此是右文之具非他遊戲之比貴飾大平未為不美然
當是時只尚詞章不崇講習上則不究聖學之方下則只取科
第之資可謂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

製畢 上命入侍宰相科次左議政高震啓曰方略禦亮執製

述非他製述之比科次等第未穩一二三四為次右議政尹澆亦
啓曰非欲其文章欲見其議論之如何耳小臣本不知方略解見

為難然以議論高下僉議等第何如 上曰本欲見其各意不

以文辭為次以議論高下一二等第可也大司憲吳謙落曰儒將其

任甚重下問方略宜矣但非如弓馬技藝之立辨優劣或有詞

華有餘而計慮不足者不可徒以詞華科次有所取舍須斟酌於

聖鑑以為他日之用 上曰啓意至當當斟酌而為之但欲見其

人之計慮耳○傳于左右相曰儒將製述大憲云文翰雖優而或

有智慮不足者又自 上斟酌者必指賞格而言之然不為賞格

則似無製述勸獎之意大臣之意何如尚震啓曰問以禦夷狄方

略不與他文同等第實難故但別一二為次若以此賞格則見聞

似為不當尹溉啓曰小臣之意亦謂智略高下非如製述之優

劣等第判然而其中亦有長慮遠計之人此非凡例若以此

賞格則見聞果為不當故吳謙亦必以是啓之自 上斟酌

為之何如 上曰所問方略非製述之比欲知各意故但以一二為

次爾賞格則果為未穩○製述及觀射入格者論賞有差○日

殺暈

庚子 上御晝夕講○日微暈

辛丑 上御朝晝夕講○傳于京畿監司李潤慶曰頃者下書救

事盡言矣前冬極寒兩麥凍死救荒甚急申勅列邑措置可也卿之所歷見處如有兩水適中而未付種者另加催促及時付種可也李潤慶啓曰付種幾畢矣高陽坡州種子不足而聞水原穀多故欲移給矣更聞之則虛張其數無實穀故從略移給高陽坡州矣臣巡視境內秋麩凍死故到處百姓等言于臣曰春麩雖有成熟之望而盡食春麩之後則民間絕食云臣欲啓達受京倉而春麩時未成熟故未敢啓稟傳曰啓意知道京倉事待春麩成熟而移之可也

壬寅 上御朝講參贊官成世章曰近來居僧位稅事臺諫諭月論執迄未蒙允彼遊手逃賦之輩充滿山林真所謂國賊也又從而廣養則民間丁壯皆將趨入為僧也 上曰吾道異端如冰炭之不同器也今之位田事為 先王陵寢不可改也

史臣曰自 上不惑於左道審矣而尚拒位田之啓者得無勉

從於 慈殿之教乎後之觀此者詳之

○以備邊司公事

僧人役使得中處置事

傳于政院曰有度牒誦牌僧人

自先王朝魯已放役矣臨敵時外常時勿役事此公事內付

標清溪寺守直奴子上言內造紙署僧軍勿役事陳訴矣防備

役使時外他處勿役可也○承文院啓曰去年 聖節使尹釜

書狀官金啓聞見事件有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本以我

中廟於癸未年獲賊倭中林望古多羅等及賊首級兵器差官

賈獻闕內近歲又有獻俘等事欲令我國截殺海面經往上國

賊倭又欲降勅日本而令我國轉諭徇福利害之機至引古例

題請 帝令禮兵二部商議以奏二部回奏以為朝鮮獻俘前

來如復令其轉行宣諭此又事體所關云雖不明言而其指意

以為我國既為上國殺賊倭又獻俘則應與彼相讎殺勢不可

相通而所以所難責行於效順之國於事體為未安云爾因此馬

坤等題請之意不為施行則可保無後虞也然倭寇之寢息與

否不可期將來擾害若如前日或有甚則中朝之官復為馬坤

等計者必有其人然則我國後日之慮不可不預為之計今奏請 聖節兩行赴京時一路及京師各衙門官吏人及閑人或將馬坤等題請之意論說問答則不可以私意答之有言截殺之意則當語之曰我國與日本雖俱在海東而我國在海北彼在東南相距不知其幾千里彼之寇擄上國往來之路常由大洋內順風使船非遇颶風不近我國海邊若漂到我國則邊將或勦殺或追逐其勢不至於難也其順風由大洋往來者則我國於何處留兵據守而為阻絕之事乎其往來之期亦何由知之乎況我國之人舟楫之利速不及彼之以海道為平地舟楫為家室故不能越海與彼爭能但保我邊彼若來迫門庭則或能勦殺矣是故近年獻俘上國或全船擄殺被槍華人解京者皆是作賊還來時為狂風所漂蕩不能制船或破敗船楫困窮而來者也如欲截殺於大洋之中則果無異於升天之難也雖欲為上國盡死力何由而濟有言降勅轉諭之事則當語之曰我國與彼雖俱為海外之邦而我國粗識禮義彼專以巧詐為心非我族類故素不相與况近年以來寇

犯上凶慆風來到者邊將見則勦殺或生擒獻俘或奪搶掠華人解
京以此之故於乙卯之夏大舉來侵全羅等道耽羅等處至害邊將
我國盡力相戰殺死相當至秋乃去前此雖不相與而亦無相讎自
近年為大讎見必相殺雖將 帝勅何由得達於彼徒殺使人大
辱帝命而已萬無可通之理矣聞見事件內亦有言元世祖因
高麗征日本事以為今日之前例者如有以此為言者亦當語
之曰元世祖征日本之舉本非得計而元朝與高麗世為婚姻
二國之臣彼此相半高麗奸臣得罪本國入仕元朝者欲害本國
逢迎世祖之意疲弊高麗與中國之師往往不得志世祖又興憤
兵調發蠻子軍再往大敗舟皆沈沒數十萬衆無一人還高麗
奸臣謀害本國之計得遂而元朝之喪敗亦極是尤可為者乎如
是吞之為宜且自今上國倭寇寢息間赴京每行以此等意詳
語而送何如傳曰啓意當矣如啓○日暈夜月暈

癸卯遣刑曹參判宋麒壽如京師賀

聖節兼謝恩傳于奏

請使趙士秀日每行次

大明會典雖聞見而來未聞定奇故

以卿為奏請使而送之與 聖節使宋麒壽同議呈文明改

也事須至誠為之期於得請可也封太子之奇亦詳聞而來○上幸

昌德宮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日暈

甲辰命招西班正二品以上東班從二品以上議水軍蘇復之

策于闕庭傳于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領中

樞府事尹元衡右贊成安珰此邊以上備曰前者有議論故議之

尚震所啓倭人之現形邊將例為勦捕是固邊將之當為然犯邊之

船則勦殺可矣至於漂流船亦盡勦殺以此結怨亦不可不慮

自今以後審察形勢若持兵器為戰計犯邊之船則勦滅載物

貨無兵器窮困之倭則使不得下陸趁急馳啓以待朝廷處置

然後善處之何如但如此則邊將憑籍此事不捕可捕之船且

海中深入追逐亦不可也議啓可也又傳曰水軍事曾欲議之而

近不得為之今日乃空日故為之適有風雨卿等出入多勞予意

不寧知悉是日水軍議三公領府事意同而自領議政沈連源左

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左贊成安珰左參贊

任權右叅贊金明胤議水軍流亡絕戶者之役侵責於一族切隣
故一族切隣亦皆流亡漸至於村落空虛此弊自軍籍頒降後尤
甚今不急救則終難以為國朝廷每為之寒心欲救不得其策
然不可坐視而不救臣等之意各浦水軍衆所共知流亡絕戶者
各道觀察使水使詳覆啓聞限十年權減而以開丁及加年壯
漸次刷充且水軍有闕閑丁不足以旅外正兵充定曾有先王
朝受教今亦依此受教推移破補減額年未滿兒童名在軍籍
者待年役使少除民生困苦之弊但流亡絕戶刷出之際吏象
為奸官不致察必有失實之弊此等官吏隨其現出從重痛治大
小邊將侵漁作弊者亦加痛治其節目並令該曹詳盡磨鍊施
行何如

史臣曰軍卒凋喪誰作厲階位權要者關節公行於邊鎮任
間外者箕歛遍及於單丁誅求日迫流亡殆盡不此之究而
徒紛更舊典何策之得乎堅執偏見排擠衆議是不可之甚
者也一施此議而元額日蹙則必生他議而變更之美紛更

之漸識者憂之

左贊成李浚慶議當今水陸軍之弊各道皆同所當變而通之以救一時之弊然其救弊之事亦無善策議者皆以為減去闕額以時存之數縮作額數則庶合古人務精不務多之意而一族切隣或無侵害之患云臣意亦不敢不以為然但不救其源而區區於減額之末則剝割不已時存者又皆流亡減之又減終至於無則將何以為國乎苟能擇任守令慎簡邊將使得撫養之方則必無流散之弊今之守令於軍籍之際不自親執委諸下吏脫富役殘以致流亡至於富實閑丁或充宰相伴人雖非宰相堂下之真亦有給伴之處以今軍政見之閑丁脫漏亦非一二守令苟能剛明搜括充補如一家之事則雖不可盡充闕額亦不如今時之甚矣至於邊將則專務瘠軍肥己侵責萬端誅求軍卒無物不辦或以為接待過客之資或以為媚悅權貴之需緣此軍卒不堪其苦視赴本營如就死地此皆闕額流亡之本也朝廷清明如此之輩不容公議則人各自勵必無侵

責之患矣然此皆責效於歲月之久非一朝可革之弊軍卒流
散隣族被侵乃是目前之急必欲救一時之弊則水陸軍之逃
亡絕戶者令其道觀察使各其守令從實抄出一一成籍其中
無去處無一族者陸軍之有旅外處則以旅外之軍充補元額
其旅外數多之邑則以其餘數移補他邑之闕額水軍之逃亡
無一族者或減縮元數從實為數或以陸軍旅外之數推移充
補其未充之額則令各本官隨抄闕丁漸次充補以紓一時之
急然水軍既為世傳其役人皆厭苦窺避百端或稱陸軍子孫
或稱士族之裔為官司者亦以水軍為非人類所堪拘牽情勢
脫免多方由此之故充額無由臣意以為當初水軍定役之人
亦非天作區分皆是齊民之無役者古今豈有異宜乎今亦不
拘情勢苟非名顯士族皆令充定則恐無此弊也且皂隸之役
最為苦重百姓之被侵流亡者半由於此此非防禦軍卒之例
乃各司使喚之興雖減闕額恐無害事其中如義禁府議政府
皂隸元額甚多徵債最重尤不能支當云或減其額或減其債

之升黜隨便商議務令使民則其於一族切隣被侵之患亦祛
萬分之一矣傳曰三公領府事等及兵判議令該曹節目詳盡
磨鍊施行○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漑領中樞府事尹元衡
左贊成安珖刑曹判書曹光遠平陽君金舜臯兵曹參議南應
雲叅知鄭浚議倭船非接待處來泊者一切論以賊倭先王
朝約條甚固自五六年前日本諸島之倭以作賊上國為事不
可謂之商倭且在乙卯大舉來寇我國邊境殺將陷城其禍甚
慘雖自他方漂泊者若遇我國孤單船隻與海邊村里則萬無
不被殺掠之患豈可視為商倭而不為勦捕乎如遇倭船於海
中為商為賊倉卒難辨而或捕或走其機在於呼吸之頃勢不
可馳啓以待朝廷處置也且邊將雖有邀功之念豈無畏死之
心敢為深入海中而追逐乎此議一裁啓邊將解體之心左議政尚
震議倭船之滿載物貨遇風漂到者至於赤身乞降而邊將貪功
嗜利輒皆勦殺結後日無窮之怨而累聖上神武之大德故
嘗於經席啓達懷抱而今聞備邊司之議與臣意見不同臣未敢自

以為是

史臣曰備邊司之議主乎禦暴左相之議主乎不殺二者之論皆當矣然深究利害之始終則左相之言不無後弊邊將憑藉此議解甲安眠不問過海之賊則乘其不備有陵犯之患矣只在邊將臨機善處而已

傳曰漂到倭人事備邊司之議當矣自上之意亦然而左相於經筵啓之故欲知下情而議之也○江原道監司沈守慶狀啓曰大浦權管柳景洵牒報板屋船畢造下海而西風亂吹三十餘人乘船漂流向東大洋不知去處傳曰不為候風輕易下海如是漂流至為駭愕咸鏡慶尚兩道海邊各官多般候望趁急救援事監司兵水使處下書權管大津權管也則推考

乙巳 上御晝夕講

丙午 上御朝晝夕講○傳于政院曰見昭儀鄭氏上言則凡事元隻對訟後辨其是非決折可矣此則代訟奴子全不推問朦朧誤決此乃大錯也移漢城府明正分揀昭儀處決給可也

此意言于掌隸院○江原道觀察使狀啓曰大浦漂流板屋船漂
到杆城郡海中漁人曳出之乘船者五十人而四十餘人皆飢
死生存者只六七人半生半死云傳曰人物多死極為慘澹恤
典令戶曹施行又傳曰五月初一日慕華館親閱後觀稼西郊
丁未憲府啓曰來初一日親閱後西郊觀稼傳教矣近日海溢
地震毛羽恠異之變頻煩於 聖聰自 上方自兢惕應天以
實之時豈可逸豫優游以自寬暇乎閱武之事如不可廢猶當
命將為之况當此武事孔棘之節召集耕耘之民除治道路蹂
踐苗麥之場既非省耕恤民之意又乖遇災敬謹之意請並命
停凡訟事雖有曲直三度前例當改分揀昭儀鄭氏所訟命移
漢城府明正分揀則當矣若預為決給之旨則非示人至公之
意恐啓無窮之弊請於判付內昭儀處決給五字削去答曰親閱
觀稼事啓意當矣然去春一不親閱親閱乃安不忘危之事不可
廢也春省耕秋觀稼亦人君之不可廢也自上深計為之并不見昭
儀處決給五字削去事如啓 親閱事後累啓不見○諫院啓曰舉

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近來地震海溢物恠之變層見疊出屢軫聖衷亦當敬畏應之以實之不暇豈宜徒為文具而已哉初一日閱武之事如不可廢雖命將未為不可况當此農事方殷之時招集鋤耰之民除治道路蹂踐田穀非但有乖遇災敬謹之意一日之內又為觀稼巡視西郊諸事之備甚為奔忙請並命停答與府同後累啓不允

戊申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李浚慶曰常時新番軍士二十五日點考初一日入番故下番則平明適代而發去初一日習陣事傳教以此軍士不得趁期下去不無冤憫矣軍士皆立騎卜馬法也而在京立養為難故皆不能立馬若行幸則軍士騎馬傾糧買之故乘時射利之人捧其價米多至四斗軍士不堪其苦訴于本曹而本曹則據法論退矣以情理言之軍士無立馬之人而屢有舉動豈無冤悶之事乎若不得已為親閱則二十五日後初一日前其間為之何如叅贊官朴忠元曰親閱觀稼雖曰可為之事今則不可院中亦欲啓達而不為者自 上當自

斟酌故有懷不達

史臣曰古之代言也唯獻可替否之是事今之代言也唯順意奉行之不暇地居密勿天臨咫尺雖傳教之未合於事體者左右相顧噤黑不言烏在乎司喉舌之任哉其曰有懷不達不亦可笑之甚乎

○全羅道觀察使狀啓羅州雷雨大作狂風自西南大起海水漲溢沿海田畝沉沒靈光暴風大吹雷雨交作潮水漲溢前古所無海邊堰畝鹹水入沉務安風雨大作海水漲溢海澤畝立苗慶多損傷扶安狂風暴起雷雨大作楊沙拔木屋瓦皆飛沙水漲溢前古無比傍海田畝幾盡沉沒沃溝雷震南風交雨大吹木枝折落草屋盡捲潮水漲溢大槩五百餘結鹹水入沈云傳曰風雨之災慘酷非常予用惕念然鹹水入浸被災各官令戶曹商量賑恤監司處亦下書○傳曰朝講聞兵判李浚之言軍士留京之弊果如所啓親閱進行於二十八日而親閱後當觀儒將射其中有馳馬者馳馬可也觀火亦為之觀稼則不為爾

史臣曰上既書湖南之災下又書閱武之教後之觀者豈不嘆恨於斯乎湖南既經倭變之慘而天未悔禍災孽非常將來之患曷可測也自 上所當瞿然慄慄臨深履薄䟽庶獄之積寃決羣下之蘊鬱上答天意下孚人心可也而恬暑平時豈敬畏之道乎

○上御夕講○傳曰今月二十五日軍士點考後二十六七日間親閱即當為之而此兩日適值國忌故二十八日為之事已言之矣更思之則二十八日曆書內不宜出行云舉動豈必為於不宜出行之日乎二十九日依前例日出時動駕可也

史臣曰自 上親閱之心勝而未暇卜日乎徒計其日之不宜而不計時之不宜可乎天災物恠疊現并聞豈可恬嬉逸樂時而頻為舉動乎

巳酉日出時色赤

庚戌日微暈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坤方至艮方橫布良久乃滅黑雲一道如氣起東方止坤方橫布良久乃滅

辛亥 上御晝夕講

壬子 上幸慕華館親閱武○舍人李重慶以左右相尚震尹意

啓曰人君舉動非撤樂時則自當用樂然近日災變重疊請勿

動樂答曰請停動樂甚合予意予亦有未安之意未動駕前欲

言而但去年 慈殿之教人君舉動不可無樂非撤樂之時則

不必停之近日災變連綿予意則每懷未安而承丁寧之教

勉不撤每朔問安行幸時不停前後鼓吹矣非如宴例恐為無

妨

史臣曰天戒赫然於上鼓吹交奏於野事涉逸豫無惕省之

意大臣之啓不亦宜乎自 上托以 慈殿之教而猶示

勉之意可見其非出於 上心也然不靜居戒慎而御戎服

出郊外是果畏天之道乎

○傳于兵曹判書李浚慶及鄭惟吉浚慶惟吉持陣書同

曰遊軍出列者以其防不虞之變責任重大而不為捍禦罷陣

後遊軍將下義禁府推考○者陣既罷 上試儒將及有武

才文臣射

僉知李戩居首戩性凶險反側淫褻無行以嘗奸亦

元衡皆事之如奴隸又善承人指嗾能仍觀放火

五月癸丑朔

甲寅日暈

乙卯舍人以三公意啓曰人君畏天之敬不可有斯須之弛至

於遇災尤當惕然十分加敬近來變故非止一二今又京師地

震親祭原廟雖因誠孝而舉當此之時若欲強行近於忽天戒

矣當祭未殺牲遇日食等災則廢乃聖人明訓日食有常數亦

且當祭而廢况非常之災荐臻一時而祭期猶隔數日乎端午

日文昭延恩殿親祭命停何如答曰啓辭當矣臨祭攝行

雖甚未安遇災強行亦未便故依允○承文院啓曰聞見事件及

先來通事書契中凡皇帝失德中朝大臣過惡或書來者在

中原之日既有遺失或見攘奪則所關非輕請自今以往凡中

國不美之事或以言語啓達或於還來後別錄以啓俾無意外

之患傳曰啓意當矣予亦曾懷此念如啓○京畿地震屋宇振動

慶尚道尚州善山昌原東萊彥陽軍威比安安東星州密陽水
川義城開寧清河金山知禮大丘陝川咸陽醴川草溪慶山新寧
仁同慶州河陽地震

丙辰 上御晝夕講○司憲府大司憲吳謙等上劄曰 殿下

所欲為者十而十常行左右所欲止者十而十常屈兩宗者
先王之所黜革而 殿下欲復之則既不念一國之公論舉

動人君之所慎重而 殿下欲行之則又不恤乎臣之獻言武

事親閱名為安不忘危而行之無節已為虧功廢學之漸居僧
位稅名為直守陵寢而示以偏護大為妨政害治之累天災物

恠則 殿下徒曰博考而已地震海溢則 殿下徒曰予心固

極而已敬天之實畏災之誠則蔑蔑乎無聞焉 殿下何不矍然

惕然開言路以伸久鬱之氣崇正道以杜衆邪之門耶克謹天戒

愆久不息則前日逆耳之言適足為今日之藥石而今日可

恠之變異不難為異日可慶之祥瑞矣答曰予以否德叨承

玉緒慄慄憂懼十有餘載而處事失中闕政頗多得譴於天

愛異壘臻反躬兢惶罔知攸措觀此劄辭深喜謹論予雖不
敏望不嘉納然居僧位稅之不可不給安不忘危之不可停廢
予意近已盡言此豈忽天戒為拒諫哉當留意焉○日暈有珥
戊午 上御朝講○日暈暈初昏白氣一道自坤方至丑方橫布斬移天中
良以乃滅流星出天津星入女床星下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已未 上御晝夕講○丹陽郡守黃俊良上疏陳民弊十條曰
伏以天下之事因其未弊而補之則庸夫易為力至於已弊而
起之則智者難為功蓋席阜成之勢而修頽墮之政只煩守令
之力而不過一規畫之間若其擁虛棄之器而收散亡之勢則非
專守土之責而必待於息典之懷綏也然則起弊之難非補弊
之易而其措處方略決非守宰之所願迂拙之所堪也審矣
臣章句之腐儒經世無方濫叨郡寄責重蘇殘豈不欲殫
精竭慮少副分憂之重乎顧以地連巨居曾熟其弊今此
上任目擊懷惻欲投期應務則民散久矣欲安坐謝事
則百役所萃可否狐疑進退狼狽向非 聖上之靈明見

千里之外則守株愚臣安敢措一手於其間乎臣謹按丹陽為郡本原州之一小縣也蠶賊有功特陞今踰三面阻嶺一帶長江荒茅亂石之間名為村店者皆剝樹代瓦編茨為壁而田本堯確水旱所先人皆漂寓一無恒產年登而半菽不厭遇歉則拾橡為命輿地所謂土瘠水寒五穀不登者其風土然也今則凋弊已極生事日窄而供役疲氓戶不盈四十山野耕藉結不滿三百倉穀四千皆雜稊稗而逋負居半責償無憑催科索賦或重於大府誅求征稅倍徙於他氓一家而支百戶之役單丁而當百夫之任貧者已困困者已病携持婦子散之四方噫巢南有禽首丘有獸懷土重遷最靈為甚而蕩棄田里不知悔還者獨非人情乎剝膚推髓刑慘鞭撻少無片時之寧居卒致一邑之為墟曾謂聖明之下民困虐政若是其甚乎然致此板蕩者得道烹阿之誅則懲惡之典不已踈乎徒善不足以為政仁心不能以自行必有非常之典可振垂絕之勢臣妄效一得濫陳三策伏惟 聖覽焉夫十室之邑一敗塗地無一不弊而無

一可為據今之勢責古之貢雖有龔召斷知其無能為也今若
除賦復役一掃名日期以十年樂生興事而俾之優游於耕鑿
之安浸漬乎仁義之澤則遠邇流氓皆願受塵桑麻百里變為
樂土而根本成矣此策之上也議者以遠期十年為迂此非知
本者也古人休養生息之方必遲以十年之久若越旬踐之生
聚諸葛亮之糾合可也臣謂得復十歲則可保百年止三五年
則旋救旋弊而非經遠之得計也若謂任土之貢不可盡去調
度之廣未寬十年則亦當革郡汰守降為附縣使未散餘氓得
齒於大邑之間而姑免乎慘毒之害抑其次也若謂弊邑無罪
廢置亦大於斯二者不得其一則當出於下策乎然此則僅撮病
民之大者而未祛一半之弊是乃救目前姑息之急而非起廢
持久之政也其目有十其一曰材木之弊小大之材所納異司
材椽至於四百散木幾於數萬已不勝其多矣以四十之戶而
運巨萬之木越險跨壑填阨墜谷男女力竭牛馬隨斃而闔境
之家無數十之畜則生民之困極矣况塞江流筏不能徒納而

三司之實樂至百匹則二年未貢長被督責亦無足恠矣天使
之供雖非恒貢而結棚大木凡于雜物支待之除宜在所先也
伏願久蠲三司之貢并除數年之賦勿定華使之費兼去雜物
之弊則民生或於是而少蘇矣其二曰紙貢之弊造紙之難倍
於他役貢紙之數獨優於此編戶之民病於難支久矣如豐諸
長興之納則皆用啓目責以會稽之品若禮曹校書館觀象監
皆有所貢併為二百餘卷而公私俱肆取辦無地官益困矣一
國之貢賦之者非紙也數百之紙宜何所惜也伏願久蠲其貢
而並除四年之賦則民生或於是而少蘇矣其三曰山行之弊
封進之數曾有定式捕獵之夫各有其人今則戈獵飛走專倚
乎民負網操弧助驚林莽而即鹿無虞不獲一禽則傾瓶石之
諸而收數倍之價猶未免後時之罪而復有贖布之罰一方民
生久已死矣謹按一年之貢獐用七十雉過二百伏願量減獐
雉之數使遂樂利之安則餘氓或於是而少蘇矣其四曰冶匠之
弊丙午年中初定二名皆以丐乞之徒苟充其額而不省厥終

之弊額存人亡并責民間而六朔之番二名之價已闕數年則
賦息之不至於八十而坐受侵索其剝肉剝血之慘有不忍言
者矣伏願永除治匠之弊并除二年之闕則餘氓或於是而少
蘇矣其五曰樂工之弊充選外官者未必習藝而驅使六朔苦
於他役殘郡之貢至於四名則亦已濫矣今則奴婢之死徒略
盡而樂工之枝梧尤難不能存活相繼而亡則徵債之數均於
治匠而奴婢之生益蹙矣伏願姑減逋役之工而永除移定之
數則餘氓或於是而少蘇矣其六曰步兵之弊弊郡之兵至於
二十六名則亦非多也今則僅存十三而單無保率其十三則無
一可代只掛空籍脫有警急之虞猝被整旅之舉則誰赴轅門
之蛇鳥誰守竹嶺之關防乎况步兵之役例有價布而時存十
三皆藉隣族之力其餘百餘之布無從准納而散定民間一經
兵價闔境蕩悉家餘鼎鑪者亦無幾矣伏願量減虛額之兵或
開移定之路使垂首喪氣之民得免律外橫布之征則亦蘇復
之一條也共七曰其人之弊有吏五十乃定一名國之法也而

郡則老羸之吏不滿二十其人之數一名有半則以十餘之吏
供八十之役而代布之數過於百匹則貿貿殘吏無尺布之儲
者將倚辦於何地耶傾貲不盈侵及隣族而吏胥居民俱以困
矣全廢二年之貢而坐受代立之侵移文刑部每推官吏而害
滋甚矣伏願量減一半少紓其急則亦蘇復之一事也其八曰
皮物之弊兵營方物有小鹿獐皮之納而并定惟新又有大鹿
黃牛之價托名上供十分其選而小鹿則以鹿之中者獐皮則
以鹿之小者他道皆然已為弊習而雜色十餘皆定民間正木
之出至於百餘而點逗留難之費不與焉斯亦弊之巨者也且
惟新一邑之大不必待弊邑之賦則牛鹿之價四十之布專定
於惟新勿責於敝邑諒亦扶弱之政也伏願量減兵營之皮物
永除并定之牛鹿使免皮盡毛無之弊則亦蘇復之一策也其
九曰移定之弊本郡之貢尚不能堪他邑之賦又以移加如公
州之寺奴婢也海羨之木炭也延豐之材椽也永春之蝥板也
黃澗之其人五也當初移定亦為救弊之謀也今則三百之邑

無此之弊。逞恤我後。乎奴婢之額。雖載空簿。而時役之數。不能半百。則名為數外。而奪此與彼者。其亦未之思乎。地當三道之衝。官無百戶之聚。使實之交。午倭夷之織。路供饋之需。皆倚此輦。卜物填委。皆令負戴。而又失數十。尚未還役。再報該曹。依例防啟。止猶奪原憲之資。而增季氏之富。何其忍也。以公州人民之夥。豈須取是郡而足哉。伏願奴婢之移。公州者。旋給本郡。諸貢之移他官者。即還舊處。則亦蘇復之一政也。其十曰藥材之弊。蠶蠶村氓。不辨藥名。而俾出童叟。抱布以買。則良我惇獨。非所任矣。其最難者。熊膽麝香也。白芨人參也。茯苓地黃也。百匹之布。未盡其材。一草之貢。皆有人情。則力有所未及。匹也。且并定牛黃。亦出民間。則專委堤川。惠此下民。何不可之有。伏願勿有棄捐之地。特減難備之材。使蒙一分之惠。共躋仁壽之域。則勿藥有喜。名和穹壤。而蘇復之一端也。凡此十弊。特其為害之甚者。而計以元數。則僅十分之二也。欲圖懷來之策。宜蠲凡百之役。而於十之二者。一有阻難。不能盡革。則欲蘇之計。亦已。

左矣取之未必利國而損之足以裕民者人主之所欲為也則顧何有於十弊哉若夫清蜜之貢過於二石而民小地荒未盈於厥數訥魚之醢過於百尾而水清無大轉買於遠地則亦云弊矣諸貢一名業去已久而役債之苦無異於冶匠歲貢一人定以傭食而亡役之弊有同於樂工其餘二十各司皆有所貢朔膳月令各有都會大小之弊無處無之然不敢毛舉以溷聖聰唯冀採擇而取舍之耳嗚呼嶺底黑瘧之區氣息已奄一役一賦尚恐難備而里布地征督出無窮苛令煩條侵索未已輟役之族荒田之隣分債出稅必取盈焉則十畝之耕何望其實腹而累身乎是猶養魚於沸鼎栖鳥於焚林雖慈父而不能保子君安得而有其民乎廢棄已久而今始知之則其間愁痛之怨仁人之所宜想念而惻然者也臣之欲全復十年而永付相忘之域者此也欲降為部曲而得庇巨邑之蔭者此也不得於二則又蠲所陳之弊而姑為苟安之計者此也伏願斷自聖衷謀及大臣克盡安全之方得遂蘇息之望而又降旨于監司兵

使減去稽負之物兩盡調護之策尤不勝萬幸若謂地賤言輕不可一一聽從而例減不緊之物將復如前年之為則雖有蠲除之名而實無蘇復之路朝廷洞知其實而敝邑猶不蒙恤則是亦天之所廢非守宰之罪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則一郡如此一國可知今之靡室流氓叫怨於窮谷之中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衆怨入骨鬱未上通游衍天監必有任其咎者矣方今國家之勢皆有土崩之形而毀自此始蟻穴之不收安知稽天之未防嗚呼茅茨卑宮之日安有材木之害土簋藜羹之時寧有獫獸之苦后夔典樂而神人以和則樂工有何勞也公倭若工而執藝以諫則治匠無所事也殺青事簡未有紙楮之弊數文格頑何事兵革之多百草之嘗肇於岐伯而教人伊始必無採貢之苦九州之大梁惟織皮則制貢已簡何有貿皮之怨斧斤時入而材不勝用則吏何虞於炭木出入息而徒不出鄉則民何慮乎流亡此熙皞之治說以使民利之不庸而莫知其為者也世道之變一降生民之害益甚色

目如蝟莫知適從政令如虎不能堪命中澤之鴻鴈哀鳴大東之
杼軸其空谷雜之賦長楚之嘆已盈於田里而天災物恠疊出
層現政散民流將無以為國則為人上者可不知其弊之所自
乎其將拱手蔽目而莫為之計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聖
君良相亦將如之何哉身際唐吳之朝目見叔季之政此臣所
以仰天隕心歎歎而痛哭者也伏願 殿下視一方而推諸路

舉一物而通萬類慎為君之不易念保民之惟艱施仁政以恤民
隱薄賦斂以厚民生革侈汰以節民貨省與作以安民居量蠲
乎租賦之重已責於逋負之氓痛掃蠹正賊民之教盡講興利除
害之策使國步安而無瓦解之患邦本固而有盤石之泰則豈徒
一邑一國之慶實萬世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至愚極陋冒陳狂瞽
罪當萬死然愛君憂國之誠不以踈遠而有間陳一郡之弊望三隅
之反伏惟 殿下憐其愚戇而恕其僭濫臣不勝隕越之至謹奉

疏以聞

史臣曰黃俊良上中下之策十條之弊可謂曲盡剴切矣赤子

困頓之狀守令剝割之情極陳於一疏之內少有仁人之心者
讀不終篇咽已塞矣以一邑之弊而推之三百六十州之中則無
處不然嗚呼生民之命其殆盡矣丹陽爲郡初非廢棄之地
而屢經老賊之手浚盡赤子之血十室九空水爲丘墟此則朝
廷不擇守令公滅私勝之致也俊良雖欲十年蘇復而朝廷
亦許之豈能行法於十年之久哉

荅曰今觀疏辭十條陳弊之論無非憂國愛君爲民之誠予用嘉
焉○傳曰黃俊良疏內可行之條件令該曹大臣領府事處同議
以啟○日暈

庚申 上御朝講○弘文館副提學成世章等上劄曰近年以
來災異之作歲無虛月入今年春氣候寒慘霜雹爲災迄至于
首夏雪塞于山加以海潮洋溢在在而是至于異形之擯幻體
之難言之不盡而又地震之變其所以警動譴告者不一而
累矣臣等伏見 殿下聖躬無過君德有裕宜若不致天之怒
而是何有此等災恠耶臣等竊思之 聖躬雖未有過君德雖

已盡裕而求之政事彌令之間舉措施為之中則大有所逕庭
焉 殿下以如此政事彌令舉措施為而欲望災異之下降不
亦難乎臣等聞之納諫人君之盛德 殿下於聽言之際或欠
如流之美則 殿下之政事彌令舉措施為不可謂的致此等
災異而其所以逆天心拂人情者有一於此則亦不可不謂之
殿下之所自召也臣等聞之人君如帝端控深宮動靜止乎禮
出入可為經 殿下之於舉動靡不嚴矣無非事 祖先恤民
生講武備之設而或有非時強作者自春至夏 玉趾累舉其
中豈無可以已之時乎頃者儒將試才日大臣啓動樂未安之
意 殿下以為無傷而勿撤內雖有恐懼修省之心而外為戲
娛泰恬之舉非所以示四方也今者兩司將居僧位田不可給
之意反復諍論越月踰時而 殿下卒拒愈甚臣等竊憫焉
殿下教之曰為 先王陵寢給居僧位田非始於今日不得已
給之然則 先王陵寢非此輩不得以守護之乎昔在 先王
盡孝之道故因時而給之亦在 先王盡孝之道故因時而不

給給與予給均為盡孝之道而亦不能無得失於其間則殿
下必欲排公論而給之者何也殿下之於為治宜暑致休祥
之效而反召災異之衆殿下試於清讌之暇思而又思之則
當知其故矣嗚呼殿下以一身當天人感動地位而尚何不
從事於斯乎伏願殿下改心惕慮一切反前失而已昔者成
湯反之反之之功一成而畢竟所得都在於舍己從人從諫弗咈
八字上殿下所以舍一己而從衆議盡修省而致中和者豈
有一念之間斷乎

史臣曰因時之言非徒不可曉其曰給與不給均為盡孝之
道是何言之無謂也職在啓沃所當詳慎其劄論而措辭之
間言甚苟率不如無劄之愈也

史臣曰地在論思職當格非陳善閉邪簡切明直而今之劄
辭回互其言不過收拾已陳之芻狗以塞獻替之一責如此
而欲望天心之格不亦難乎

答曰今觀劄論言其切直可知引君無過之誠良用嘉焉予以

眇未叨守丕基上不能仰蒼天譴下不能俯循公論以致災異不絕是誰之過實予所召反躬自責而已舉動雖似頻數此皆不得已也位稅雖似牢拒是為其來已久也假曰非此輩亦得以守護之到今日固不可不給故予意盡釋於經席之上矣大抵從諫雖義可否亦不宜無也豈徒言言而聽之哉當留念焉史臣曰前此上之荅疏劄也每曰當留念焉是以激臣子之忠也然嚴憚之意尚存乎言外此士之失望而不得盡言者也凡為臣子者抗直不畏觸犯雷霆者鮮矣况從諫之際有未盡於期望之心乎

○上御夜對○以金德龍為折衝將軍麟山鎮僉節制使李銘為司憲府掌令金弘度為清州牧使○夜坤方異方如火氣

辛酉日微暈

壬戌日微暈兩珥

癸亥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上台對○傳曰刑曹典獄摘

奸單子見之刑曹官真不仕以今日視膳不仕乎有故不仕乎

前日勤仕之意已傳教矣問而啓之繕工書負守光解枷出外
現捉刑獄不嚴可知典獄官負推考可也且雖在平時宜當血
囚况今日氣漸熱不可滯囚囚人等依前例察而放之○傳于
政院曰清讌樓近處避雨雪月廊造成事聽次知內官之言而
為之且三殿大王大妃殿王合御地勢狹窄雖續續傳教勢不
得已也○上視夕膳于 延恩殿○司諫院司諫金汝孚等上
疏曰伏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其將廢也必有妖孽祥多者福
之兆異衆者禍之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星冰霜之變水
火羽 虫之災詳記而謹書之所以示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而又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使警懼知變而不至於什滅也
恭惟 主上殿下自即位以來內絕聲色之娛外無遊田之樂
夜寐晨興臨政願治者十三年于茲而民不見德國事日非悠
悠然如在槩船之中而胥就淪沒豈不寒心日月薄蝕彗孛飛
流深冬雷出正月繁霜是天譴之也川竭海溢山崩水湧甚至
於地震王城是地告之也牛產異犢雙頭八蹄雌雞化雄畜

牝司晨是物恠驚之也稽之前史凡此衆異有其一皆足以致滅
亡之禍而况乎數年之內疊見層出靡有厭悔者耶災變之作
雖不可的知為某事之應而人為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進而
往來交感則豈無所以致之之由而至於如此之甚乎近年以
來旱澇為災風霜作害禾穀不熟饑饉連仍哀我民斯顛連無
告盼盼睽睽莫保朝夕而加以海寇作耗邊柝不靜戍守徵
發之役什伯前日行者勞苦居者資逸外寇未除而本根先傷若
此不已數年之後必有腹心潰散之虞可不為深慮而思所以
保養之乎守令者近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而今之居
郡縣者非瑣瑣嫗嫗則必惟貨其吉之徒虎而加冠專城相望
唯以剝膚推髓而悅人肥己為事民生安得不為之冤苦乎至
於邊國之地則專委武夫之手銷農器而鑄兵舍穡事而乘
障驅迫於行伍之列號召於旗鼓之習彌令急於星火苛暴猛於
虎狼使斯民抱負携持而流離失所者不亦悲乎此固國家
以防責備之武夫而武夫者亦以此自任而致然也邊地則

已矣至如內地非防禦緊關之處亦多以此輩差遣而使民缺望者何也一方賢不肖黜陟之任專在於監司監司之褒貶苟得其實則庶使奸賊之徒有所畏戢而不敢縱恣也而今之為監司者其於殿最之際首尾有畏息怨為市使是非逆施而賢愚倒置安能以服列城之心而有以勸戒之哉雖然此非獨為監司之過也夫朝廷者監司之本也而居公卿大臣之位或托以族黨或囑以故舊使監司不得有所措手則其陟罰之不能嚴又何足咎哉

赤子無母慙於死也而以躡躡任撫恤之責欲望其蘇活難矣監司非陰保攀附拔身之類而遙制於權貴不能自定其考課其負公門亦已甚矣公道不

行於朝廷賄賂日湊於朱門紀綱日頹生民日瘁

內而百司之貧若非人物超倫則先兩科後門蔭政體當然而先蔭後武弊習已成近來轉至於先蔭後文陞叙之秩郎僚之選文士或未見收設科右文之意安在或適外入內為言官者重言地也方在言地而乃反補之於外地微末之武職揆以政體輕重失宜後弊亦大豈無識者之嘆至於將帥者三軍之司命而國之安危係於委寄之得失苟非其人則非特有喪師輿尸之凶必有

夫地覆城之禍其不可牽情而私授明矣今之建節專制於列鎮

者居多羊質虎皮之徒而不見有鎖鑰折衝之才則其於緩

急之際尚何望其出奇應變而有百戰百勝之功哉前日達梁

之變覆車之轍亦可以鑑矣何莫抹私情之大勝而公道盡滅

也伊字所言則似矣其後沈鑄之凝駭以父兄之故得授清洪

嗚呼氣移於習俗成於教化之不明貪污之成風久矣少之所

習長之所事無非媒爵利身之計則世道之至於此極亦無足

恠矣貴近戚里之家受國厚恩寵利已極所當滿溢之是懼云

猶懷無厭之欲大而滄海小而川渠莫不有主網罟者有禁煮

採者不得往豈古之王者澤梁無禁與民共之之意乎侈淫

奢靡服美驕矜士族之家一有宴會則錦繡綺縠絢耀室堂至

於一日之內屢易其服以示其泰甚至孽妻倡優亦為后服嗟

乎天之生物只有此數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十人作之

不足以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民以貧窮困頓而填於

溝壑不亦宜乎國家之所以能維持而悠久者以其有紀綱而

禁之不止令之不行百弊俱生救之末由憂國念亂之士上察天
變下觀人事莫不仰屋竊歎扼腕興嗟懼有覆亡之禍迫在朝
夕臣等不知 殿下亦嘗省念於斯而有所兢惕乎百僚不職懶
慢成習自 上頻遣內臣督視諸司者此固欲振紀提綱而為
此不得已之事也雖然君之為道勞於求材而逸於任賢若以
摘叢察慧而策勵羣工則適長其巧詐苟免之風而反傷於為治
之大體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是豈非後世
人主之所當體念者乎且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况當災變
重疊之時固宜靜處修省思所以仰答天心豈可屢有動作
恬然若太平無事之日乎習陣閱武雖是安不忘危而亦何必
臨親郊外月至於再乎况使孤卿大臣指二相李浚慶並與於射夫之
列而欲以獎勵人材其於尊禮大臣之義為何如也雖曰舉動當
自 上斟酌而苟為非禮則以臣子引君之誠其可坐視而不
爭乎親閱之時兩司諫止之自古好政害治之大者莫甚
於異端雖深拒而痛絕之猶恐其為明時之蝮螫也况示

之以庇護之迹而不恤一國之公論乎自復兩宗以來凡干寺刹
之事雖舉朝爭之而不見從至若居僧位田之稅既與百官職
田為一例則當此減省之時其不可仍給無疑臺諫論執之久至
於踰時而殿下之邈然不回者何也人主之德莫盛於從諫而
患莫大於自用從諫則聖而自用則小其得失之際相去不殊遠
乎君之於臣也雖和顏色而導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有所顧
忌而不敢自盡况乎示之以訑訑之聲色則孰肯犯顏苦口而
觸犯雷霆之威乎言不逆耳則不為諫殿下何不求之於道
而舍已從之以廣盡言之路乎誠使言路大開而嘉言罔伏則
下無隱情上無過舉雖有災變之來適足為天之所以仁愛於
我而不能為盛治之累矣雖然天下之事轉移之機實在於人
主之一身而一身之主又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
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
直源濁而流汚易所謂正其本萬事理先儒所謂一正心而四
方遠近莫不一於正者此也殿下常於宴息之際明此本源之

地其施諸政事號令之間也思所以弗拂於公論而合乎人情則其視聽自我之天焉有不回者乎此實轉災為祥之機而殿下之所當自勉者也伏願 聖神留心焉臣等無任惓惓之至謹昧死以聞

史臣曰方今國家之勢有如大病之人千方萬藥一不見效而元氣日敗殆不支持豈不寒心諫院之疏極盡時弊之病可謂一言一藥矣然神丹妙劑非華佗則不能用也况為言責者亦苟充塞例而已乎噫

荅曰予以眇末之資叨承艱大之緒夙夜戰兢如臨深淵而災異日甚疏中之弊未能卒革是皆否德故也及躬自嘆而已今聞讜論深用嘉焉然儒將試才並與孤卿參射者非不尊禮偶觀膂力才氣之事也頻遣摘奸者非今日始自古為之矣舉動之不得已位稅之不可從近已盡諭復何煩論哉當留念焉傳于政院曰諫院上疏示于大臣該曹可改之弊務令痛革○日微暈甲子試弘文錄及被抄文臣于勤政殿庭

乙丑傳曰居僧位田勿給承傳內依百官職田例姑勿題給事
添入付標

史臣曰異類之不可廩養自 上非不洞燭而勉從於公論尚
有眷眷之意何哉百官僧徒固不可比并而待之殊無輕重以
豈非為治之大疵乎

丙寅傳于政院曰近觀日候去四月二十二日下雨其後雖間有
雨或驟或灑浥塵而已本月十一日後則雲氣聚散無定欲雨而
遂止各道則時無狀啓未知外方則下雨耶然正當春麥發穗向
熟禾稼方長之時無沛然之雨已至二十日不無旱徵恐致過時
修溝壑淨阡陌掩骸埋胔等事姑先舉行似可修溝壑則每年
春例為事前已教矣然令別舉行且八道旱徵有無斯速行移
通問使之狀啓而禮曹如此之事量時詳度舉行可也此意曾
欲言之近日或陰或晴今日又有雨徵而不下雨故言之政院知悉
○禮曹啓曰當時八道旱乾形止未知而祈雨太早故不為啓請
矣修溝壑淨阡陌今雖似早然有傳教當先舉行傳曰修溝壑

淨阡陌等事曾欲言之自上亦以為似早故不言之矣近來雖或陰雲而前此則暴陽曝照如此日長之時雖曝數三日可以焦枯而風亦長吹尤為易乾矣修溝壑淨阡陌事雖為之而有雨澤則可以止矣何為早乎

丁卯命官考講儒生于賓廳○上御朝晝講

○傳曰凡災異所

常從實書啓而今朝聞政丞尚震之言初六日白虹貫月而以白氣書啓云觀象監官真推考可也○憲府啓曰麟山關坊既重又當華人潛通之路雖當擇遣而亦宜例以武班中選差堪任之人可也舊未有以臺諫侍從注擬之時也今者僉使金德龍以時任言官祿有特命而兵曹啓稟擬差不但有內輕外重之弊他日意外輕適之漸恐未必不由此始也柳仲郢既為義州牧使姜暹又為滿浦僉使臺諫侍從相繼而出物論多以為非况麟山乃義州之屬鎮揆其事體又劣於此二地何以臺諫之人超資差遣乎請適德龍改正其加武班中擇差傳曰如啓戊辰備邊司啓曰全羅清洪京畿黃海平安沿海各官海溢處

甚多凡海溢則田畝皆為鹹水所浸五穀不得成長二三年內
勢難耕種其民無以資活將盡流散沿海之官皆防禦極緊之
地民若流散則無與守禦至為寒心海溢各官居民不得已別
加撫恤庶無離散之弊令各道監司海溢被災民戶男女口數
丁壯老弱詳加抄出落聞後田稅及貢物雜役商議蠲減勿致
流亡使得安業凡存撫之策並令監司磨鍊落聞兼採民情如有
可行之方亦令詳錄啓聞事下書佐如統筒監造官司醞署奉事
金大觀素有巧思監造銃筒今已三年凡機械制作皆極精巧
且能盡心所事終始不懈如此之人擢拔用之置諸軍器寺專掌
監造則其於軍器等事必能精造有益於國此人有孝友之行亦
合崇獎故敢啓傳曰如啓金大觀軍器寺相當賞職除授可也○
日暈日上有冠色內黃赤外白

已巳 上御晝夕講○舍人以三公意啓曰丹陽郡守黃俊良
上疏內有上中下三策向下策則其目有十請依所陳上策貢
賦雜役限十年一切蠲減使得蘇復為當他邑之殘弊者亦將

效此欲免貢役者必多然丹陽則人民之戶不盈四十云八道
之中豈有如此郡者乎其他則不可聽也尹元衡之議與臣等
無異故同議以啓傳曰如啓○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
議政尹既議宗親娶人妻產為妻者一禁之條自辛酉年受教
已為來法而習俗已成因循踵行者比比有之自今以後申明
禁斷為當但已成婚者既以兩家情願成禮聘娶毋得率意更
娶以杜乖離紛擾之弊何如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貧窮孽產
宗親娶士大夫妻女等為妻者多矣當初既成聘禮而婚娶及
其合婚之後情若不合則諉諸辛酉年受教輒欲踈棄而改娶
其於情理甚為乖悖該司欲為防範勢呀不已今宜申明辛酉
年禁斷之條如有違犯條律強聘士族孽產為妻者則是或拘
於貧乏不得與士族適體而為婚也國法雖以妻論定其兩家
媒聘通好之禮則猶存不有禮法追稱為妾任意改娶者罷不
復叙則自無如此之弊而夫婦之道亦重矣傳曰依議施行

令林先娶柳涇妻文為妻而又娶私賤女生豐安正信柳氏死
清溪令托以非嫡而豐安正不服喪故司憲府風聞使宗親府

為公事入啓故
上令大臣議之

辛未 上御朝夕講○揚州牧使金若默拜辭上引見教曰近

年以來畿甸尤甚凶荒民生憔悴撫百姓勸農桑興學校盡心

職任○傳曰災迫則不卜日云近日旱乾須速次次舉行祈雨

事言于禮曹○日暈兩珥夜月微暈

壬申 上御朝講 上曰近因災異兩司玉堂上疏劄之意當

矣諫院疏辭正中時弊此自上不能躬行率下而然也自嘆而

已凡弊端可改則改之豈但為紙上空言乎痛革可也殿最

須嚴明然後守令畏戢今之殿最似不嚴也各別申明尹既曰

上教至當疏中之弊欲與同僚議啓而未及也且見黃俊良上

疏其為文不凡必有學識人也言其劄功雖非臺諫侍從之疏

謄書入覽為當且見吳山斗清 共道文 義儒生也上疏條 陳民弊 及守令 之事 而其 一條年

以妻 婦 改 嫁 為 當 云 疏 意 荒 雜 文 理 不 續無知識者承政院亦誤入啓矣以黃俊

良吳山斗上疏皆出於憂國愛君之意下書監司殊無分別也

史臣曰山斗之疏亂雜無理固無足觀然其中守令之弊果

如其疏為大臣者所當採而用之反以政院為誤大臣之言果如是乎况災變疊出而侍從臺諫只以疏劄塞責而已未聞在位肉食者憂國念時以陳其意而草野孤賤之人尚且進疏言雖不中其意可嘉此 上之優納也

上曰見黃俊良疏果非偶然殘弊之邑雖上供之事減之而期

於蘇復可也吳山斗之疏其言雖不中而為堯之言皆當優納

也○持平鄭得正言黃琳是時臺諫大司憲吳謙執義申汝愷學令成義剛在斗李銘持平李俊民

大司諫符資司諫金汝乎獻納閱 啓曰掌樂院正金亂人物傲

誕悖妄少無可用之實而誤被吹噓之力受業於右相尹澁而友則金弘度也

出身未人驟歷清顯意望驕虛益無顧忌當官則不以職事為

心躁進則以公相自期陵駕濟輩蔑視朝列好生議論肆其威

險傾搆異已使人趨附少有忤已輒恣毀辱考課不最則以豎

子罵詈大臣大臣謂也 官不得首擬階梯則謂承文也 顯斤選官之

長為銓曹郎則與判書爭選擬之柄少不遂願則慢帳隔

身即出謾語故使聞之俄徙臺官專擅詭論極口彈駁及其

遞職在家猶不欲釋其事柄簡通附己之人於銓曹要令擬於
臺諫侍從與選僚之望其為張王自縊乃至於斯官階未及通
顯陰司與奪人多趨畏遂致賄賂多方買得大家輒施丹雘求
索京司圖濟所欲人唾其鄙莫敢不與凡諸醜汚難以枚舉有
識無不唾鄙而自許高元謂莫敢誰何頃者受差宣慰使拜辭
之日仍宿其家行到陽智偃然乘輜輶以得疾而馱載清州之
妓至于東萊之遠其不有物議甚矣然此則係於細微不足汚清
天聽矣至於官職之不副所望歷詆公卿已為不可况以戚里纖
微之嫌乃復致疑於天心注擬之際或不受黜則遂懷缺然之
恨頗幾於言辭之間其為無狀極矣不可一日容貫於聖明之
朝汚蠱士林之風請速命遠竄以快物情

史臣曰亂之罪固無辭以逭也然既目之以傲誕悖妄則何罪
不可而捃摭平生言語之失以煩天鑑豈忠厚之道乎况

浮虛不檢以為厲階而輕驕好議者豈獨亂也首唱之乎

荅曰觀此所啓金虬所犯至為無狀至於官職之不副所望歷

詆公卿已為不可况以戚里纖微之嫌乃復致疑抑上心注擬

之際若不受點則遂懷缺然之恨頗發於言辭之間云此言駭

愕不可據定遠竄官爵不副歷詆公卿及以戚里有何致嫌遂

懷缺然之恨頗發於言辭之間情由令禁府窮推以啓宣慰

性東萊故令禁府都事拿來仍傳曰金虬歷詆公卿及戚里之嫌頗發於言辭

之事問于兩司以啓○持平鄭得正言黃琳啓曰金虬歷詆致疑

事不可以言語詳悉啓之請退議于同僚以啓傳曰知道○上御書

講○開城府京畿江原黃海慶尚道自四月二十二日下雨後迄今不雨

癸酉 上御朝講輪對持平鄭得獻納閔時中啓曰金虬為吏

曹正郎時以其私好李龜壽之父幼彥圖請復職於判書李浚

慶而不得擬望浚慶之不聽必有以也及以此憤恚公然發說

於浚慶之姪金鎮曰爾叔有何知識而位六卿乎仍斥言其政事

之失事而詆毀之且以洪曇為浚慶之族姪遷怒而亦毀斥之

其後趙士秀為判書時又以幼彥圖請擬望士秀又不聽遂出

政廳幕後肆然大語故令聞之曰郎廳將公論而言之判

書何人而乃敢不從耶又洪暹與士秀交親遂并揚斥其非及為
掌令彈駁士秀極口醜詆又與沈銓少相善中以事故相失常
自言領相沈連源以銓之故不悅於我乃非議之又於漢語置
簿時每托故不進因此褒貶居中即發憤恚之言斥罵右相尹
溉曰那小漢謬當台鼎之任不顧相知之意乃置我於中考耶
又聞承文院判校箇滿自以吏曹先生圖出通訓之加謂擬階
除有望而反居望末遂大憾恨於吏曹判書尹元衡曰豈可
待吾輩如此屑越乎其友金弘度以學田事下歸清洪道遂發
言於錢送處曰今吏判之為人若不能其慾無由得好官吾兄為
永同其兄鹿
為縣監今當箇滿頃日下歸時吾乃語兄曰欲得稱意職
須當致厚賂如其不爾雖十考居最無由得佳官後於吏曹一
會亦多有醜謗之語又居判府事鄭士龍隔牆家伺其動止造
為詆訐士龍舉措不能自由移避他家虬對人輒斥之曰這老
何以避我使我受侵逐隣丈之謗乎以為嘲笑之資此其歷詆
之大槩也且與前正郎李樑以娼妓事遂成仇隙而樑之被重

駁也適以掌令力主其辭自以有此嫌負於戚里之家每於注擬之間或不受點則必曰吾之不韋非有他故乃由於樞之被駁以其冒臆之私揣度致疑於天心此其所以懷缺然之恨至發於言辭者也

史臣曰虬浮誕人也輕肆妄言不知顧念故語此言者友也聞此言者友也一一錄之而不忘者友也而妄言之噫言不慎則失身不亦然乎其及宜矣

答曰凡通上下之情所當詳悉而昨日金虬事大槩啓之故欲詳知而問之觀此所啓備悉予意釋然虬之所犯至為兇邪李樞之被駁予豈知金虬之力主哉注擬不受點此自上無私意所為之事而揣度上意動搖君上予實痛憤予遂所欲不得判校漢語居中罵辱大臣詆毀宰相其罪大矣啓辭知悉初金汝孚之為吏曹佐郎也以金弘度為不謹父喪而不肯為本曹郎官之薦因以成隙兩家相好之人黨同排異遂成牛李有識憂之恐致士林之禍適汝孚遭母喪遂得數年無事至是張闕為司

諫與崔瑀李銘鄭得相結而殺之憲府通簡於諫院曰亂也有
動搖君上歷詆卿相之罪論以遠竄何如汝乎見之陽若不知
曰指夢瑞何等事也夢瑞亂字也正言黃琳曰啓辭當何以為
之汝乎曰憲府自當有草同啓可也及入啓上問啓辭諸條
黃琳鄭得以退與同僚議啓對是夜憲府之官會于大司憲吳
謙家議成啓草諫院亦欲會議正言金添慶曰時未見啓辭為
何語又未知自上問為何事且今已夜深臺諫夜中聚會
恐駭人聞見明日早會于中學議之未晚也由是不克會焉翌
日會于中學吳謙等出去夜所議之草使書之且目正言曰兩
負何不言此輩之過乎添慶曰草中所錄亦多有未及聞見者
此外豈能復有所聞乎掌令李銘艷然怒曰此人之事孰不聞
之吳謙曰此輩皆年少而正言亦年少故不肯言耳他日之禍
歸之於老夫可也添慶曰令公豈可如此言之今日此座乃朝
廷正言之處何敢念及於私乎他日之禍之言非所當言也謙
默然添慶又曰士大夫立朝或誅或竄自有常分也但亂若拿

推不服則必至受刑是則可念銘曰據其所為則死何足惜此輩以乙巳亂逆為無罪且以司諫先生為秘不發喪安有如此之語乎司諫指汝孚也汝孚之母疾革汝孚為舍人舍人必出仕然後本司待以先生古也汝孚欲為先生翌日謝恩後即出官而仍往妻家與人夜久設酌其母之終不及見之故時有秘不發喪而為舍人出官之語以此為弘度吓言也添慶笑曰如此則弘度愚人也匹夫匹婦尚不能秘喪况巨家大族僕隸滿前者乎雖為此言孰肯信之持平鄭得曰此輩相好之人不可不論吳謙曰不可多也恐涉黨字添慶曰人才可惜令公之意甚好云故所論只弘度等數人而已其後高景虛等次第被論終於不免而添慶亦被論而遞傳于政院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斟酌發言而揣度上意動搖君上詆毀公卿辭錄並窮問事傳旨內付標此所啓下禁府照應推問○兩司啓曰近年以來不但人心漸就澆薄士習亦多失正以是非毀譽為急務以躁進趨競為嘉謀私植所悅以自張其氣勢傾陷異己為進身之階

梯使進退之權必欲出於其類極為寒心清州牧使金弘度本以輕驕不根之人比昵金虬之誕妄好生私議迭為唇齒助成其氣焰士林畏惡而不敢開口者非一日矣公論既發不可仍在都下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佐郎李龜壽金繼輝俱以年少輕妄之人亦復附麗其間以成私比之勢公論亦已著發不可仍在朝列請並命罷

史臣曰二三年少自許太過敏捷輕浮無所取裁其氣也勝其言也肆鉤叢陰私之微自成角立之勢橫騁高談品題人物不知切齒者當其前挾彈者伺其後自納檻穽莫之覺悟作孽由己誰怨誰尤

荅曰治奸邪之人所當並治其黨所啓當矣並依允仍傳于政院曰此非尋常之罪自上詳量荅之故遲矣政院知悉

甲戌傳于政院曰近來非徒災變疊現加以旱災太甚予心未安且國忌臨迫今日行幸勿作鼓吹○上幸昌德宮東宮問安于大王大妃殿○兩司啓曰銓曹郎官從來重選之地雖有

才行之人猶恐不副其責望決非凡庸忝冒之地吏曹正郎高景虛性本愚妄中無所主暗於是非惟知趨附以為得計濫處要重物論固已未便近日政事之間專行宵臆徇私撓公聞者莫不駭恠兼且持身不謹多有鄙陋之事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如啓初金汝孚與弘度爭娼相惡遂成大隙各立黨與互為詆毀汝孚天性凶險偏嫉善人常恨其父安國之所為曰我父好善多為人所欺是不可法也其徒崔堦貌醜如鬼庸愚暴戾李銘驕騃奸毒金鎮狡猾陰賊締結右議政尹旼判書權纘共譖金虬等於尹元衡曰彼輩各相公以妾為妻將欲論之已草彈章元衡曾棄其妻使愛娼蘭貞毒殺之請於大妃陞為夫人已疑國人之議已至是果信其讒遂大怒除汝孚司諫又囑大司憲吳謙劾金虬等詆毀宰相上亦陰納元衡密啓故郎允可以金虬為首下義禁府獻納閔時中再詣元衡之家力請三省交坐推鞫凡三省之鞫必罪開網常者然後為之元衡適不從其言故虬得於免茲時中與金虬自少交厚及此

非但不救反附權奸欲殺之其趨時實友凶慘不測如此公議以金虬等比汝孚之流雖曰清濁有間然金虬浮虛無識金弘度輕佻驕誕金繼輝粗率淺薄李龜壽諂佞尹澍躁妄高景虛貪譎朴民獻喜事皆不滿於衆望金弘度金繼輝尤相親昵又有姜克誠金慶元俱是無賴淫肆之人結為狎友晝夜追隨凡冗猥鄙屑之事無所不為弘度繼輝頗有才名憑藉氣焰毀譽徇私附於己者雖庸人必推獎之異於己者雖正士必沮抑之自為一端論議凌駕朝廷其實陰仗尹春卒為援至是見陷於汝孚之凶論其亦自取者歟尹毅中曲媚弘度等極被吹噓及見汝孚氣勢漸盛又潛致慙懃李憲國亦為弘度等所指使以元衡之族弟俱免初李樛以王妃之舅發迹文科為人愚妄弘度繼輝驟與相交外示款厚而內實乘其愚而欺之樛不知自以得友名士為幸後樛因大提學鄭士龍得與於賜暇讀書之選掌令金虬駁而削之弘度等與知其議樛始覺其為所賣遂大怨及弘度等敗樛作詩快之當初金弘度不謹父喪之事

金汝孚殺說金虬弘度之女也欲救弘度傳播汝孚當毋病危
急之中圖陞舍人之語互相傾陷適其時弘度輩私相聚會論
尹元衡擅權作弊之狀汝孚等漏洩於元衡之耳故兩司論啓
非但此也弘度輩以輕浮之人比方人物上自公卿下及大夫
皆未免出入乎談鋒人皆厭之其見及宜矣但各自為黨營救
傾軋非關國事而或遠竄或流落無乃已甚乎金虬等趨附尹
春年不無所恃時議欲並論春年而春年元衡之族弟而有內
勢者也其議竟止弘度有文名傾陷此輩者崔瑒李銘金汝孚
也汝孚以法家子弟朋付險詖之人竟罹擯斥之患人譏其不
能繼其父也○上還宮○日微暈

乙亥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啓曰選曹之長世稱權職故人皆以
久居為嫌如臣駑劣不意三竊此位縱有冒戀之心豈無自省
之念遭遇 聖明位祿崇重涯分已踰每懷履餗之戒恒切臨
履之訓顧以性質駑下加之以暗昧不識機宜莅職無狀為政
之間事多顛錯致人詆謗無恠其然至如金虬以無形醜語為

謗此雖曰出於憤恨之口實緣臣素乏檢飭之政內省自疚無
地為容若刺在背惶懼罔措臣自除此職擬於二三月之間辭
退而適因李浚慶呈辭聞自上於經席以任銓判者數適為
未便下教丁寧云故不得遽辭龜勉隨行欲循兩都目後辭還
之例到今污辱名器上負 聖明臣之罪大矣且以臣至於三忝
重地是則朝廷之失也負乘之極自足招寇謬施之愚翻成災
恠廢寢與食欲絕未能乞速遞吏判以授賢能判義禁府事亦
兼帶之重職臣非徒以久任為未安今當推鞫金虬勢難參聽
請並命遞荅曰銓曹之長非人人所堪之地當擇可堪者差之
而雖曰世稱權職如此之任所當久處不可數遞也俾以英資
德望重有大勲勞於國家亦合於選曹之判故至於三授是豈
朝廷之失耶平時辭退尚有未便况今以奸人憤恨之口遽請
遞職予意未安判義禁府雖曰勢難參聽此獄事非如他事揣
度上意動搖君上涉於國家大事不可以舉卿名而避之段曰
難於參聽亦不可以此遞之宜皆勿辭元衡三辭不允金汝乎

素與金

弘度有隙互相讎毀弘度之友金龜李龜壽金繼輝等相與深
密遂成角立之勢弘度等嘗欲擊尹元衡潛袖疏草示于尹泰
年春年言于汝孚汝孚曰當此危疑甫定之時上之倚任以
為國者此人耳今若劾之則安知其上意之必無疑惑也
上意若以為此後更有何事乎則事極難矣其事遂止汝孚又
言于尹概尹概並以汝孚止之之言而于元衡元衡深德而
謂之曰可謂有遠計者矣此長者之子弟所以異於人也云
是汝孚諂附日密此弘等被罪之不也所誤兩問誠毀之言不
可枚舉大略則弘度不謹父喪汝孚其母疾毒將死之日舍人
出官而其夕毋死又喪中長在妾家等事也汝孚本與弘度有
隙而此一事發於金龜者非徒金龜所失多有可指言也汝孚在
喪中嘗以舍人出官之事發明已意通簡于金龜金龜以其簡
則亦微而與弘度相軋既久且著故避其嫌而沒之于弘也
丙子政院落曰近來早熱太熾經筵取稟未安在前如此時則
例停經筵矣觀日候清涼台對何如傳曰經筵事如啓輔養官
亦不進去元子所○憲府啓曰平昌郡守李幼彥本以妄悖
之人前為木川縣監時方遭國恤之初奸宿天安官婢緞肆淫
慾以此見棄於人類久矣近緣其子龜壽交結妄議之輩謗訕
銓曹之長用計多方復齒朝列驟陞四品非但物論嗤恠其為
人物本不足齒列仕版况臨民之官乎請亟命罷其職答曰如啓
○白雲起於日下長三文餘廣一尺許至乾方又白雲起自坤

方抵東方長可十餘丈廣一尺許夜深星出角星下入太微西垣
下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月微暈

丁丑日微暈

戊寅禮曹判書洪暹啓曰伏見合司以啓虬怒趙士秀以洪暹與
士秀親善遂並揚斥其非云所謂揚斥者臣實不知其言輕重亦
不得知但臣知義禁府推問之際當問曰揚斥洪暹之非者何事
虬與推官對面問答之際事甚非便其推案之末臣當著名啓
請臣則不可參鞫請遶臣知事之任傳曰此乃大事也雖對面問
答有何嫌乎不可以此遶禁府勿辭○兩司啓曰兵曹佐郎尹澍性
本虛妄非但多有酒失不勤官事其為持身且多不謹顯播於
閭見請遶其職工曹正郎梁應鼎人物虛妄躁於進取專事趨
附鄙陋之失顯發於物論不合六曹郎官請遶其職注書安自裕
仕進之初先懷躁進之計大有趨附之失而冒忝近密之地物論
深以為未便請罷其職答曰如啓

己未以祈雨摘奸單子

二十六月內
奸于五部坊內

傳于政院曰四門焚香祈

兩事禮曹已曾啓下各里閭門戶焚香祈雨事舉行可矣不
為慶及官負管領闕到慶政院察而推之修溝壑淨阡陌事
禮曹啓下檢舉至於請推而緩慢成習專不修治五部官負盡
數推考其中尤甚中部官負先罷後推是日命官祈雨于慶會
樓池邊春堂臺諸處祀
典所載靡
不舉行 ○夜流星出三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尺許

色白

庚辰憲府啓曰臺諫之任以言為責其於議論之際有懷必陳
若專以容默保持為心則失其職矣正言金添慶頃於合同于
中學議啓金虬等時非徒不發一言而問亦不答若全然無聞
知者近間士習之失有耳者無不聞之為日久矣物論之發不
可不各盡所抱而年少初進之士先徇一身之私計不顧衆論之
公是雖無昵比之邪心顯有軟熟之鄙態決不可仍在言論
之地請適其職以警偷靡之習答曰掌言責持公論在於臺諫
而為臺諫者當退邪之際默不發言問亦不答無同心相議之
意則國家若有大事孰敢忘身發直言乎添慶之事非矣如啓

○以尹毅中為議政府舍人朴啓賢為吏曹正郎黃瑞為司憲
府持平李文馨為弘文館校理金德龍為副校理朴應男為司
諫院正言金添慶為成均館典籍○日暈
李三日暈有背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B)
732.55
4724
[v.13]
no.14
0194269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4